五代文學

楊蔭深著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

(81203·2)

百科小叢書 五代文學一册

每册定價大洋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 楊蔭深

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五三一六上

鎮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

目次

五代文學

第一章　緒言

唐自黃巢亂後，藩鎭益發恣肆，互相吞倂，中央早已無權過問。其時政府大權，俱入朱全忠一人之手，於是九〇七年，遂有代唐稱帝之事，而開五代紛亂之局。五代可以說是最紛亂的一個時代，故史有「亂五代」之稱。原來朱全忠旣簒位，諸藩鎭當然不服，於是各逞其強，據地稱帝。故歷史上除正統的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五代以外，當時尙有十國（卽吳、南唐、前蜀、後蜀、南漢、楚、吳越、閩、荊南、北漢。）前後稱雄於中國。而五代也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，其他東南與西南，均爲十國所割據。直至九七九年，纔爲宋所統一，五代紛亂的局面，至此纔告了閉幕。

五代旣是這樣紛亂的時代，在五十餘年中連易了五次的朝代，國祚最長者，不過十七年（後

梁）而短者只有四年，（後漢）諸帝原皆恣橫的武夫，殺伐篡奪之不暇，還有什麼餘暇來談文學呢？文學之衰落，原是意中的事實。可是五代之外的十國，却也有年祚較長而地處較靜的，如西蜀、如江南、如浙、如閩，儘有一般文士來避地於此，仍可歌着他們愛好的文學，那倒也是意中的事實。所以就五代而言五代，（指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）那是沒有什麼文學可以說的，就五代而旁及十國，五代仍不愧爲有文學的一個時代，而且在文學史上還可稱爲一個燦爛的時期。

這燦爛便是「詞」。「詞」是一種新體的詩，可以歌唱的，或稱爲長短句者是。詞原起於中唐，至五代而方盛。後至於宋，始更發揮光大。所以五代可以說是詞的草創時代，若不經過這一個時代，詞的發展是不會有這樣迅速的。所以五代在文學史上，便永遠成爲一個可紀念的時代。

詞本來起於民間，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。後來纔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，於是體裁漸多，內容漸富。五代詞的特色，那便是還富於平民色彩，還儘可上得娼女歌伶之口。因爲他們的詞，大多不外是離情閨思。這與後來什麼都談是不同的。因爲只寫些離情閨思，所以用不着標題，不像後來於詞調之下，必須再標一個題目。同時他們所寫，都是綺麗香豔，慣作小兒女的情態。正如趙崇祚所稱爲花

間。確是讀了他們的詞，如人在百花叢裏，一樣覺得倚紅偎綠，十分陶醉。雖然如李後主的也寫他亡國的悲哀，但這種在五代詞中却是很少很少的。大多數的詞人，總是高唱着：「夜夜相思更漏殘，」（韋莊）「寄語薄情郎，粉香和淚泣，」（牛嶠）「綺羅纖縷見肌膚，」（歐陽炯）「紅腮隱出枕函花，」（張泌）這種動人心肺搖人魂魄的情調的。正如歐陽炯所謂「則有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，遞葉葉之花牋，文抽麗錦；舉纖纖之玉指，拍按香檀；不無清絕之辭，用助嬌嬈之態。」（見花間集序）詞原是要取其「麗錦，」按之於「香檀，」而一方面無非欲「助嬌嬈之態，」使美人豔歌，相得益彰。否則滿篇辛酸語，豈非大煞風景了嗎？

五代除了詞足以燦爛於一時外，詩壇亦頗呈活躍的氣象，當時寫舊體詩的人，依然很多。惟詩格不高，已不能與詞爭雄強了。陸游所謂「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。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」（見花間集跋）這話是很對的。

第二章　後梁文學

五代的第一個朝代是梁，牠的始祖是朱全忠，於九〇七年廢唐帝而自立。可是好景不常，即位六年，就被郢王友珪所弒。不久末帝即位。也不過是十一年，結果又被後唐莊宗所滅，他遂自殺。這樣短促的十七年，在干戈擾亂之中，當然是談不到什麽文學的。又況太祖朱全忠，本是黃巢的賊將。史稱「不事生業，以雄勇自負，里人多厭之。」可見得他是一個無賴之類，毫不知書。同時前蜀亦於那時建國。蜀地本較爲富庶之區，且隔絕中原，少受兵亂，故一般文人學士，率多避難於那裏，而中原文學，遂變爲淹沒無聞了。玆就現時尙有存詩諸家，如羅紹威，羅袞，王鎔等，略述如下：

羅紹威字端己，魏州貴鄉人。唐末以父蔭官魏博節度使，封鄴王。他見唐祚日衰，太祖兵強，故很傾心附結。及太祖稱帝，以他爲太傅兼中書令。年三十四卒。贈尙書令。

他形貌魁偉，有英傑氣。史稱他「工筆札，曉音律。性復精悍明敏，服膺儒術，明達吏理。好招延文

士，聚書萬卷。開學館，置書樓。每歌酒宴會，與賓佐賦詩，頗有情致。」（見五代史本傳）那時羅隱佐吳越錢鏐軍幕，他最嗜其作，因目自己所作爲偸江東集，共五卷。但今只存詩二首，柳云：

粧點青春更有誰？青春常許占先知。亞夫營畔風輕處，元亮門前日暖時。花密宛如飄六出，葉繁何惜借雙眉。交情別緒論多少，好向行人贈一枝。

羅袞字子制，臨邛人。唐大順中，歷左拾遺，起居郎。後入梁，事太祖爲禮部員外郎。他曾勸羅隱來就夕郎，而羅隱終不肯就。著有詩集二卷，今只存三首。清明登奉先城樓云：

年來年去只艱危，春半堯山草尙衰。四海淸平耆舊見，五陵寒食小臣悲。煙銷井邑隈樓檻，雪滿川原泥酒巵。拭盡賈生無限淚，一行歸雁遠參差。

王鎔，其先回鶻人。唐中和中，襲父位爲成德軍節度使，封常山郡王。太祖卽位，改封趙王，後竟爲大將張文禮所弑。他雖爲異族人士，亦善於詩。今傳有他哭趙州和尙詩二首，玆錄其一首。如下：

佛日西傾祖印隳，珠沈丹沼月沈輝。影敷丈室爐煙慘，風起禪堂松韻微。隻履乍來留化跡，五天何處又逢歸。解空弟子絕悲喜，猶自潸然對雪幃。

此外李京，許鼎，均梁貞明六年進士。京有除夜長安作云：「長安朔風起，窮巷掩雙扉。新歲明朝是，故鄉何路歸？鬢絲饒鏡色，隙雪奪燈輝。却羨秦州雁，逢春盡北飛。」鼎有嶧嶺四望云：「漢家仙仗在咸陽，洛水東流出建章。野老至今猶望幸，離宮秋樹獨蒼蒼。」均稱新警。五代史尙稱有張策字少逸，燉煌人。聰警好學，尤樂章句。官終刑部尙書。著有詞制歌詩二十卷。李珽字公度，亦燉煌人。聰悟有才學，尤工詞賦，官諫議大夫。張僑字彥臣，善爲五言詩，其警句頗爲人所稱。官至禮部郎中。餘外則無所聞云。

第三章　後唐文學

李存勗於九二三年滅了後梁而稱帝，是爲後唐莊宗。但他自己只卽位三年，至第四年而爲伶人郭從謙所弒。於是明宗嗣位，凡八年而殂。次年閔帝卽位，四月被李從珂所廢而自立，是爲廢帝。廢帝卽位三年，又爲晉高祖石敬瑭所滅，（九三六）國遂亡。自莊宗至廢帝，雖四主，而建國不過十四年，較之後梁，又要少了三年。

在這十四年中，當然也無文學可言。幸而莊宗是個愛好文藝的帝王，史稱他「旣好俳優，又知音，能度曲。至今汾、晉之俗，往往能歌其聲，謂之御製者皆是也。」（見新五代史伶官傳）可知他在當時一定製了許多詞曲。他自己爲伶人所殺，也正可說爲文藝而犧牲呢！只可惜他在位太暫，國祚又短，除他一人以外，其餘竟也默默無聞，這與後梁可說是同樣的。

莊宗李存勗（八八五——九二六）其先本沙陀人，以有功於唐，唐懿宗時乃賜姓李。他幼有

奇表，及長善騎射，膽勇過人。手梁開平二年（九〇八）即晉王位，九二三年滅梁而自立。但他因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，以致荒於政治卒爲伶人郭從謙所弒，且其尸亦爲所焚，可謂死得慘極。他自即位至死，不過四年罷了。年四十二。

他雖然是個武夫，但却做得一手好詞，這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可說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。他的詞今只存四首，却也寫閨情，學小女兒的風姿。如如夢令：

曾宴桃源深洞，一曲淸歌舞鳳。長記別伊時，和淚出門相送。如夢如夢，殘月落花煙重。

又如陽臺夢：

薄羅衫子金泥縫，困纖腰怯銖衣重。笑迎移步小蘭叢，嚲金翹玉鳳。嬌多情脈脈，羞把同心撚弄。楚天雲雨却相和，又入陽臺夢。

這些都寫得深摯婉約，有旖旎的風格的。我們讀到此詞，誰還相信他是個縱橫疆場的代北健兒呢。

此外可略述者：薛廷珪，其先河東人。中和中，在西川登進士弟，累歷臺省。昭宗遷洛陽，授禮部侍郎。入梁爲禮部尙書。莊宗平定河南，以他年老，除太子少師致仕。同光三年（九二五）卒，贈右僕射。

他著有鳳閣詞書十卷，克家志五卷。以善於詩賦，見稱於當世。

李琪字台秀，隴西人。幼時亦擅文名。昭宗時，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，他年十八，袖賦一軸謁谿，谿覽後驚異，爲之倒屣相迎。天復初，應博學宏詞，居第四等，授武功縣尉。梁祖受禪，累遷戶部侍郎，翰林承旨。莊宗入汴，素聞他名，歷太常卿，吏部尙書。後以太子太傅致仕，年六十卒。他有金門集十卷，大行於世。

李襲吉，洛陽人。乾符末應進士舉。時中原喪亂，他乃避地太原，武皇（李克用）署爲府掾。後掌書記。當時羽檄軍書，多出他手。天祐三年（九〇六）卒，後追贈禮部尙書。爲文精意練實，動據典故。與羅隱、李山甫、並有文譽。

竇夢徵同州人。少苦心爲文，登進士第，歷校書郞，充翰林學士。莊宗入汴，他以例貶沂州。天成初，遷中書舍人，復入爲翰林學士，工部侍郎。卒，贈禮部尙書。他在當時，文稱甚高，尤長於牋啓，編有東堂集十卷行於世。

又有烏震冀州信都人，好爲詩辭，凡鄄亭佛寺，多有留題之跡。盧士衡天成間進士，有詩集一卷，

今存詩七首，詩格不甚高，花落云：「迎風嘯未已，和雨落𥳽𥳽。千枝與萬枝，不如一竿竹。」

第四章　後晉文學

後晉的始祖爲高祖石敬瑭，他本出於西夷，以其父臬捩鷄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，官至洺州刺史，遂留居中國。後於九三六年借契丹兵而滅後唐，契丹立他爲晉皇帝。並與契丹主耶律德光約爲父子。及高祖死，姪重貴繼位，是爲出帝，奢淫自縱，又欲與契丹絕歡。結果於九四六年又爲契丹所滅，虜出帝而去，幽於黃龍府。

後晉的年祚也是很暫，不過十一年罷了。以言文學，當然也是很衰落的。惟有一事殊堪我們注意者，即在這樣混亂短促的時期中，居然撰成了唐書二百卷，這是一部歷史的鉅著，雖然與歐陽修所撰的新唐書較爲蕪雜，然其長處亦不可掩。故清代刊行二十四史時，即將此二書並收兼蓄。而後之研究唐史者，亦無不並及此二書的。奉詔撰此書者爲劉昫。（八八七——九四六）他字耀遠，涿州歸義人。神彩秀拔，文學優贍，與兄晅，弟暭，俱有鄉曲之譽。初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。後唐莊宗即

位，拜他爲太常博士，以爲翰林學士。明宗時，累遷至中書侍郎，兼刑部尙書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及高祖稱帝，詔爲東都留守，判河南府事。後奉使契丹，還遷太子太保，兼左僕射，封譙國公。開運初，授司空平章事，監修國史。契丹犯京師，他以眼疾留於東京。其年病卒，年六十。他撰唐書，新舊五代史本傳均未述及，大約自宋嘉祐以後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，此書已廢，故作傳者遂把他漏略，亦未可知。他撰此書，原有藍本，故編撰較易，大約即在高祖即位後數年中成之。

當時又有尹玉羽、鄭雲叟二人，以詩文名一時。尹玉羽京兆長安人。唐天福中，隨計京師，甚有文稱。梁貞明中，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。後唐時，又爲光祿少卿。後退居秦中，以詩酒林泉自樂，因號自然先生。及高祖入洛，受詔而來，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，因老授少府監致仕，月給俸錢。不久卒。有武庫集五十卷行於世。

鄭雲叟本名遨，南燕人。雲叟乃他的字，因避後唐明宗廟諱，故遂以字行。少好學，耿介不屈。唐昭宗時，曾應進士舉不第，遂欲攜妻子隱居不出。其妻非之，他乃薄遊數郡，獲數百緡以贈其家，己則辭訣而去。初入少室山，著擬峯詩三十六章。後遊華陰。高祖即位，聞他名，徵爲右諫議大夫，他稱疾不起，

上表陳謝。高祖因賜他號逍遙先生，以諫議大夫致仕。年七十四卒。他好酒能詩，善長嘯。有大瓠云可辟寒暑，置酒于其中，經時味不壞。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，一酌一詠。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，一時海內爭傳誦之。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。

此外又有熊皦者，亦以能詩名。皦不知何許人，自號九華山人。後唐淸泰二年（九三五）進士，延安節度使劉景巖辟爲從事。高祖時，他說景巖歸朝，以功擢右諫議大夫。不久坐事，貶爲上津令。他工古律詩，語意甚妙，有屠龍，南金二集。早梅云：

江南迎臘時，已亞雪中枝。一夜欲開盡，百花猶未知。人情皆共惜，天意欲教遲。莫訝無濃豔，芳筵正好吹。

又有史圭常山人，官刑部侍郎。裴皞字司東，河東人，官兵部尚書。韓惲字子重，太原晉陽人，官兵部尚書。盧質字子徵，河南人，官太子太保。崔梲字子文，博陵安平人，官太常卿。此數人五代史均稱他們好學善屬文，在當時文壇上亦有一部分的勢力。

第五章　後漢文學

後漢自建國至亡國，不過四年而已。（九四七——九五〇）這在歷代建國的年祚中，可說是最短了。後晉既爲契丹所滅，次年二月，高祖劉知遠卽稱帝於晉陽。六月入大梁，乃正式改國號爲漢。又次年二月，高祖殂，周王承祐立，是爲隱帝。卽位三年，爲郭威所滅，國遂亡。

後漢以四年而建國亡國，且易二主，眞如曇花一現。當然在如此短促亂離之間，政治上猶未上了軌道，欲言文學，自屬難乎其難。我們在前面所述的梁、唐、晉三朝，均以無文學可言爲遺憾。但雖無文學，終尙有可述之處，不過求其次者而已。若言後漢，則誠無文學之可言了。史稱高祖「昔莅戎藩，素虧物望。洎登宸極，未厭人心。徒矜拯溺之功，莫契來蘇之望。良以急於止殺，不暇崇仁。燕薊降師，既連營而受戮；鄴臺叛師，因閉壘以偷生。蓋撫御以乖方，俾征伐之不息。及回鑾輅，尋墮烏號。故雖有應運之名，而未覩爲君之德也。」而「隱帝以尙幼之年，嗣新造之業。受命之主，德非禹、湯；輔政之臣，復

非伊、呂。將欲保延洪之運，守不拔之基，固不可得也。然西摧三叛，雖僅滅於欃槍；而內稔羣兇，俄自取於狼狽。自古覆宗絕祀之速者，未有如帝之甚也。」以如此情形之下，除殺奪而外，還有什麼可以談呢？無已，惟李崧尙可爲此時代一作家耳。餘外則無可述者。

李崧，深州饒陽人。幼而聰敏，十餘歲爲文，家人卽奇之。弱冠，本府署爲參軍。後唐同光初，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，領鎭州節度使，他以參軍從事。那時推官李堯掌書。他見堯起草不工，密謂掌事呂柔說：「令公皇子，天下瞻望。至於尺牘往來，章表論列，稍須文理。李侍御起草，未能盡善。」呂柔因試他代爲之，以示盧質、馮道，皆稱道不置。由是擢爲興聖宮巡官，獨掌奏記。莊宗入洛，授太常寺協律郎。明宗時，累遷翰林學士，戶部侍郎。晉祖入洛，召拜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出帝嗣位，充樞密使。國亡，契丹主甚稱其才，嘗謂左右道：「我破南朝，祇得李崧一人而已。」以爲太子太師。高祖稱帝，與馮道，和凝十數人歸闕，授太子太傅。後爲蘇逢吉所誣，舉家遇害，少長咸尸於市，人多寃之。

第六章　後周文學

後周太祖郭威，本爲後漢樞密使，以隱帝欲殺他，他乃舉兵而反，於九五一年即皇帝位。越三年而殂，晉王柴榮嗣位，是爲世宗。世宗雅有德政，惜降年不永，美志不就，即位六年而殂。子恭帝立，未及一年，遜位於宋，（九六〇）國祚遂絕。自建國至廢國，先後亦不過十年而已。

後周的年祚也是這樣的短促，按理也是無文學之可言的。但是後周却有兩個特別原因，遂使五代文學之中，以後周爲最興盛。其一，當然由于當時帝王的倡導。史稱世宗「內延儒學文章之士，考制度，修通禮，定正樂，議刑統。其制作之法，皆可施於後世。」（新五代史本紀）五代本來是一個極混亂的時代，諸帝均以殺伐爲主，非子弒其父，即臣篡其君，以如此局面之中，還有何暇來談文學。而諸帝又多是橫恣的武夫，固不知文學爲何物。遂使中原文士，東西避難，而呈荒落之象。後周之所以能得興盛一些，亦未始非世宗之能倡導有以致之。其二，五代既然是一個混亂的時代，各朝的年

祚又是十分短促，故能臣事一朝者，殊寥落無幾。歐陽修嘗歎「五代得全節之士三，死事之臣十有五，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。」（見新五代史雜傳第四十二）所以有許多文學之士，如和凝、馮道、楊凝式、王仁裕等輩，均臣事四朝，不以爲恥。前數朝文學之寥落無聞，一半就由於這般文士不能全節，而後周文學之得特盛，也由於這般文士之仍能來朝的緣故。

和凝（八九八——九五五）字成績，鄆州須昌人。少好學書，一覽即能知大義。年十七，舉明經。至京師，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給他，說道：「子有如此才，何不舉進士？」自是才思敏贍，十九登進士第。初爲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從事。瓌愛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後唐時，拜殿中侍御史。累遷知制誥，翰林學士，知貢舉。入晉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漢高祖時，拜爲太子太傅，封魯國公。至世宗顯德二年卒，年五十八，贈侍中。

他姿狀秀拔，神采射人。性好修整，車服僕從，必加華楚。又好延納後進，故甚有當時之譽。平生爲文章，長於短歌豔曲，有「曲子相公」之稱。在中原文學中，他可說是魯靈光殿了。他的著述甚富，有演綸、游藝、孝悌、疑獄、香奩、籯金六集，凡百卷。當時自篆於版，模印數百帙，分惠於人，人以是非之。

他因爲愛寫豔曲，又以相公應厚重有德，未免所玷，故後來他專托人收拾此種豔曲焚毀。並將原有的香奩集，嫁名於韓偓。宋朝類苑云：

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，名香奩集。凝後貴，乃嫁其名爲韓偓。今世傳韓偓香奩集，乃凝所爲也。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、遊藝、孝悌、疑獄、香奩、籯金六集，自爲遊藝集序云：「予有香奩、籯金二集，不行於世。」凝在政府避議論，諱其名，又欲後人知，故於游藝集序實之。此凝之意也。

這樣看來他既好文學，又愛相位，眞是一個患得患失的人了。但他雖焚毀豔詞，畢竟還未曾全被焚完，我們還有二十四首可以看到，（見全唐詩所錄）這裏面也儘有寫男女間的豔情的，如江城子：

迎得郎來入繡闈，語相思，連理枝。鬢亂釵垂，梳墮印山眉。婭姹情嬌不語，纖玉手，撫郎衣。

又如臨江仙：

披袍窣地紅宮錦，鶯語時轉輕音。碧羅冠子穩犀簪，鳳凰雙颭步搖金。　肌骨細勻紅玉軟，臉波微送春心。嬌羞不肯入鴛衾，蘭膏光裏兩情深。

像這種的描寫，不但豔而已，而已近乎透骨的狎昵了。他也工詩，有宮詞百首，但多是頌聖歌功之作，

在藝術上殊遜於詞。茲姑舉較清新者二首如下：

縷金團扇對纖絺，正是深宮捧日時，要對君王說幽意，低頭佯念婕妤詩。

繡額朱門插艾人，羞將角黍近香脣。平明朝下誇宣賜，五色香絲繫臂新。

馮道（八八六——九五四）字可道，瀛州景城人。唐天祐中，劉守光署爲幽州掾。守光敗，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。那時莊宗已併有河北，卽以他掌書記，軍中文翰，一以委之。及卽位，拜中書舍人，戶部侍郎。明宗時，累改門下侍郎。戶部吏部尙書，加尙書左僕射，封始平郡公。晉祖入洛，以他爲首相。尋加司徒兼侍中，進魯國公，改燕國公。漢高祖時，拜太師。他以連事三朝，自以爲樂，因自號長樂老。太祖卽位，復拜太師，中書令。世宗時爲山陵使，其年卒年七十三。贈尙書令，追封瀛王，謚文懿。

他自幼純厚好學，善於屬文。披誦吟諷，終年不息。史稱他「長於篇詠，秉筆則成，典麗之外，義含古道。」實則他的爲詩，正如其人，淺近而多理語，如偶作：

莫爲危時便愴神，前程往往有期因。須知海嶽歸明主，未必乾坤陷吉人。道德幾時曾去世，舟車何處不通津？但教方寸無諸惡，狼虎叢中也立身。

他本有詩集十卷，但今只存五首。他在後唐明宗時，以諸經舛繆，與同列李愚，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，彫爲印版，流布天下。這爲中國彫版之最早者，於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。

楊凝式（八七〇——九五四）字景度，華陰人。唐昭宗時登進士弟，授度支巡官。梁開平中，爲殿中侍御史。後唐莊宗時，授比部郎中，知制誥。入晉，改太子賓客。至漢，歷少傅，少師。太祖時，以年老求致政，官至太子太保。年八十五卒，贈太子太傅。

他爲人蕞眇，而精神穎悟。富有文藻，長於歌詩。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，題紀殆徧。時人以其縱誕，有「風子」之號，今存詩三首。贈張全義云：

洛陽風景實堪哀，昔日曾爲瓦子堆。不是我公重葺理，至今猶是一堆灰。

王仁裕（八八〇——九五六）字德輦，天水人。少孤不從師訓，年二十五，方有意就學。漸以文辭知名，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。秦州歸蜀，他乃事蜀爲中書舍人，翰林學士。後唐莊宗平蜀，他復爲秦州節度判官。晉高祖入立，歷司封，左司郎中，諫議大夫。漢高祖時，後爲翰林學士承旨，累遷戶部尙書，罷爲太子少保。顯德三年卒，年七十七，贈太子少師。

他性曉音律，喜爲詩。與和凝同以文章知名。少時曾夢剖其腸胃，以西江水滌之，由是文思益進，乃集平生所作詩爲西江集百卷。然今只存一卷了。其詩殊平淺，無甚意趣可言。如放猿：

放爾丁寧復故林，舊來行處好追尋。月明巫峽堪憐靜，路隔巴山莫厭深。棲宿免勞青嶂夢，躋攀應愜白雲心。三秋果熟松梢健，任抱高枝徹曉吟。

後周除此四位老詩人外，餘亦掩沒無所聞。惟全唐詩尙錄孟貫詩一卷。云貫字一之，建安人，初客江南，後仕周。五代史無他傳。惟唐才子傳說他閩中人。爲性疎野，不以榮宦爲意。周世宗幸廣陵，他獻詩一卷，首篇貽譚先生云：「不伐有巢樹，多移無主花。」世宗不悅，說：「朕伐叛弔民，何得有巢無主之說。獻朕則可，他人則卿必不免。」遂只賜釋褐進士，虛名而已。後不知所終。是他當非仕周者。其詩多寫隱逸生涯者，蓋爲一不得志的隱逸詩人。如宿山寺：

溪山盡日行，方聽遠鐘聲。入院逢僧定，登樓見月生。露垂羣木潤，泉落一岩淸。此景關吾事，通宵寐不成。

後周能以散文著稱者，惟賈緯爲最。緯眞定獲鹿人。少苦學爲文。唐末舉進士不第。後唐天成中，

范延光辟爲趙州軍事判官。入晉，爲太常博士，非他所好。改起居郎，史館修撰，與修唐書。累遷中書舍人，諫議大夫，給事中。後漢時，仍爲史館修撰。太祖卽位，改給事中，判館如故。後爲監修王峻所劾，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。廣順二年卒。

他長於史學，勤於撰述。嘗以唐代諸帝實錄，自武宗以下，闕而不紀，乃編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。又有草堂集三十卷，並傳於世。當時因他議論剛強，同輩均不平之，有目之爲賈鐵嘴云。

此外馬裔孫字慶先，棣州商河人，卒贈太子少傅。王朴字文伯，東平人，卒贈侍中。扈載字仲熙，北燕人。亦均以文章知名於一時者。

第七章　吳文學

五代的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，此外在東南與西南，僅有羣雄割據着，即史所稱的十國。吳就是最早佔據於東南的一個大國，掩有今江蘇、安徽、江西一帶。吳太祖楊行密，以唐昭宗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封為宏農郡王，天復二年（九〇一）進爵為吳王。吳之有國，蓋自此始。唐亡之後，吳主雖未稱帝，亦不臣事後梁，仍從唐朔。直至梁末帝貞元五年（九一九）高祖始改元武義，用天子禮，然猶稱吳國王。洎至睿帝，始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（九二七）正式即皇帝位。至後晉高祖天福二年（九三七）禪位於南唐，國遂亡。

吳以建國未久，故當時文學之士，如韓熙載，宋齊丘之輩，均後仕於南唐。惟殷文圭，沈顏，游恭諸人，尚可稱耀於一時者。

殷文圭，池州人。小字桂郎。居九華山苦學，所用墨池，底為之穴。乾寧中，以朱全忠表薦及第，尋為

裴樞宣諭判官。後南歸。寧國節度使田頵雅重儒士，置田宅以迎他。頵死，事太祖父子，掌書記。終左千牛衞將軍。

他以文章著名於當時，著作甚富，有登龍集十卷，從軍藁二十卷，筆耕二十卷，冥搜集二十卷。今存詩一卷。唐末詞場，請託公行，他與游恭，獨步場屋，其名重可知。八月十五夜云：

萬里無雲鏡九州，最團圓夜是中秋。滿衣冰彩拂不落，遍地水光凝欲流。華嶽影寒清露掌，海門風急白潮頭。因君照我丹心事，減得愁人一夕愁。

沈顏字可鑄，湖州德清人。天復初舉進士第，授校書郎。因中原喪亂，乃南奔湖南馬氏。未幾來歸，爲淮南巡官，累遷禮儀使，兵部郎中，知制誥，翰林學士。順義中卒。

他少有詞藻，琴弈皆佳，時人目爲「下水船」意爲文精速無不載也。性閒澹，不樂世利，疾當世文章浮靡，倣古著書百篇爲聱書十卷，又有解聱書十五卷，大紀賦一卷。亦能詩，今存二首，其一書懷寄友人云：

江湖勞遍尋，祇自長愁襟。到處慵開口，何人可話心？登樓得句遠，望月抒情深。却憶山齋後，猨

聲相伴吟。

游恭建安人。登唐進士第。初爲杜洪掌書記。洪死，來歸，署館驛巡官。武義改元，遷知制誥，不久卒。他博學能文辭。嘗奉命撰烈祖墓誌，詞極體要，時輩甚相傳誦。所著有小東集三卷，廣東集四卷。

此外王振仕高祖兄弟爲史官。撰太祖等本紀。信都鎬撰泗上英雄小錄二卷。陳濬廬陵人，睿帝時爲中書舍人，撰吳錄二十卷。均稱有良史之才，而其文亦甚傳於當時。

第八章　南唐文學

南唐受吳禪而建國，擁有江淮諸地。宋史南唐世家稱為「擅魚鹽之利，即山鑄錢，物力富盛。」自建國（九三七）至滅亡，（九七五）凡三十餘年，雖自元宗中興（九五八）以後，奉周正朔，國勢漸衰，但江南畢竟富庶之區，君主又重視文士，愛好文藝，故文學仍很鼎盛，可與西蜀媲美。陳世修敍馮延已的陽春集云：「金陵盛時，內外無事，朋僚親舊，或當讌集，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，俾歌者倚絲竹歌之。」即可以為明證了。

南唐文學，雖以詞為主，但可惜得很，詞集傳於今者，只元宗，後主父子及馮延已三人而已。有人以為南唐的詞人，當不亞於西蜀。特以西蜀有人像趙崇祚者，為之選集他們蜀中詞人的作品，（花間集）故得流傳於今，為世人所知。南唐也許遭了這一個沒有結集的劫，所以有許多詞人，作品皆不免於淪亡，而為世人所不知。這話誠然不錯。否則我們對於南唐，當更能見到他們許多第一流詞

人珍貴的作品的。

但南唐在這方面雖然感到損失，另一方面如詩文之類，著名作家如韓熙載、李建勳、陳陶、徐鉉諸輩，仍有見於史傳的。他們雖不工於詞，但在當時也頗有一部分的勢力，而比之於西蜀以外其他諸國，仍可以雄傲一時的。

元宗李璟（九一六——九六一）字伯玉，本徐州人。初名景通，嗣位（九四三）後，始更名璟。為烈祖李昪的長子。初為駕部郎中。烈祖為齊王，他為王太子。烈祖受禪，他封吳王，又徙齊王。後又立為皇太子。烈祖卒，他嗣位，是為中主。那時南唐佔有江淮三十餘州，國勢頗盛。可惜他用人不當，如陳覺、魏岑、查文徽、馮延己、馮延魯等，當時斥之為「五鬼」，他都十分信任。保大十五年（九五七）周世宗親自率兵南征，直至江口。他懼周師南渡，乃遣使盡獻江北諸地，與周劃江為界。並歲貢數十萬，去帝號，奉周正朔。又改名為景，以避周信祖諱。過了三年，他遂憂鬱而卒。其後後主告哀於宋，請追復帝號，太祖許之，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，廟號元宗。

李璟治國的才能雖遜，但他的文學却有天賦。馬令南唐書稱他「有文學，甫十歲，吟新竹詩云：

棲鳳枝梢猶軟弱，化龍形狀已依稀。人皆奇之。」陸游南唐書亦謂「幼工屬文」「多才藝，好讀書。」他因爲自己好於文學，故對文學之士，頗爲接近，甚至相待如布衣交。唐餘紀傳云：

中主接羣臣如布衣交。間御小殿，以燕服見學士，必先遣中使謝曰「小疾不能著幘，欲冠褐可乎？」其待士有禮如此。

又馬令南唐書云：

元宗樂府辭云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延己有「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」之句，皆爲警策。元宗嘗戲延己曰「吹皺一池春水。干卿何事？」延己曰「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。」元宗悅。

可知他對文士，時相嬉戲，竟無君臣之分了。可惜他的詩詞傳於今的已經不多，（全唐詩錄他詩二首，詞三首。）但亦可見他偉大的地方。茲錄其攤破浣溪沙如下：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顦顇，不堪看。　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倚闌干。

手卷眞珠上玉鈎，依前春恨瑣重樓。風裏落花誰是主，思悠悠。　青鳥不傳雲外信，丁香空結

雨中愁。回首淥波三峽暮，接天流。

這二首詞，都是表示他一種哀婉的作風。王國維所謂「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」（見人間詞話）正惟其「美人遲暮」，而愈覺其高雋之處。

他的詩，較遜於其詞，但亦別有韻致，如元日大雪登樓賦詩：

珠簾高卷莫輕遮，往往相逢隔歲華。春氣昨宵飄律管，東風今日放梅花。素姿好把芳姿掩，落勢還同舞勢斜。坐有賓朋尊有酒，可憐淸味屬儂家。

後主李煜（九三七——九七八）字重光，爲李璟第六子。本名從嘉，即位後始改今名。初封爲安定郡公。後徙吳王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，（九六一）立爲太子。那時元宗南遷於豫章，即以他留金陵監國。就在是年秋，元宗晏駕，他嗣立爲後主。可是那時國勢已弱，早已稱臣於北朝。但幸有他的愛妻昭惠周后，天天和他混在一起，他爲了她的美貌，他爲了她的歌舞，故尙能過他逸樂的生活。國事任他去罷，這眞是他的詞人的本色。然而昭惠周后不久即死，（九六四）他於是傷心起來了。而且宋太祖比周世宗還要厲害，不但叫他稱臣納貢而已，大有遣將調兵，剋日掃滅之意。因此屢叫他進京

受爵，他的心於是漸漸感到不安起來了，他的生活當然漸爲憂鬱所籠罩。果然不到幾年，宋太祖已遣大將曹彬等，率水陸師積極進攻。當時他猶爲近臣所蒙蔽，以爲長江天險，可保無虞：不想宋師在長江築了浮梁，渡江而來。直至兵圍金陵，他還不知，聽沙門德明等，在淨居室講解楞嚴圓覺經。結果，金陵被陷，他不得已，與近臣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，他遂爲俘虜了。第二年（九七六）他到了宋京，着了白衣，向太祖請罪，太祖封他爲違命侯。這樣侮辱的封號，對他只有飲泣不已的。他那裏還會覺得生之可戀，他是早已無意於人世間了。至宋太宗立，始改封爲隴西郡公，然亦受了不少冷潮與熱罵。所謂「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淚洗面」者也。這樣過了三年，（九七八）他於七月七日誕辰那天，因爲在賜第中命故伎作樂，聲聞於外。太宗聞之，大爲震怒。又傳他有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諸詞句，遂以爲他猶懷念故國，命楚王元佐等賜酒，他遂中牽機藥毒，頭足相就，前卻幾十回，痛苦不堪而死。

在歷代帝王之中，李煜可以說是特別愛好文學的一個。據說他在圍城之中，猶作臨江仙詞，未就而城已破。（見西淸詩話）無怪宋太祖要說：「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，豈爲吾禽也。」又傳

他於去國之時，作破陣子云：

四十餘年家國，數千里地山河，鳳闕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蘿，幾曾識干戈。一旦歸爲臣虜，沈腰潘鬢銷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。

蘇東坡說他「當痛哭於九廟下，謝其民而行；却乃揮淚對宮娥，聽教坊離曲哉！」似頗譴責他對國家的淡漠，而反依戀於兒女歌曲身上。但於此均足見他之愛好文學，殊出於天性。他寧願致國家於不顧，而不能拋棄他所愛好的文學。也因他有如此的愛好，遂較他人造詣爲更深。他不但對當時花間諸作家可以雄視，實亦可稱爲古今第一大詞人呢。王鵬運尊之爲「詞中之帝」確是當之無愧。

他的詞可分爲三期來研究。第一期，約自他幼年至昭惠周后的死。（九四六）昭惠周后的死，實在給他一個大刺激，同時國勢日蹙，漸使他感覺生之無味，直至他國亡北遷，（九七五）這可以說是他詞的第二時期。自亡國至死，雖然不過三年，卻是他的詞的大轉變時期，他已由至尊的帝王而降爲階下的囚虜，一切的生活已失他的自由。他感覺失望，其實他已感覺絕望了。他不但感覺生之無味，而已感覺生之無戀了。這時期的詞，眞如王國維所說「以血書者也。」因爲「血書」故更

能感人，更見牠偉大的地方。

關於他第一期的詞，我們可以用「溫香華麗」四字來形容牠，正如鶯啼春曉，蝶飛花叢，一樣的令人留連忘返。例如一斛珠：

曉妝初過，沈檀輕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顆；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袖裛殘殷色可，盃深旋被香醪涴。繡牀斜凭嬌無那；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唾。

第二期的詞漸漸轉於悲哀途境，我們可以用「黯澹蕭颯」四字來形容牠。他宛如嫠婦的夜泣，怨女的哀訴，有說不盡的淒其哀婉。例如相見歡：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怱怱；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

又如長相思：

雲一緺，玉一梭；澹澹衫兒薄薄羅，輕顰雙黛螺。秋風多，雨相和，簾外芭蕉三兩窠，夜長人奈何！

這些，都足見他有無可奈何處境淒苦的地方。他惜春花謝太忽忽，他惜芭蕉被風雨摧殘。眞是觸景生情，使他不少的惆悵與感慨。

至第三期則完全陷入於所謂「血書」者，該已處「悲絕悽慘」的境地了。這時他是說不出「多少恨」「幾多愁」來，正如子規泣血，孤猿哀啼。簡直使人不忍卒聽，沁人心脾。例如憶江南：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：還似舊時遊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。

又如虞美人：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！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又如浪淘沙：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 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？

這些，都爲後人傳誦不已的詞句，而幾成爲千古的絕唱。至於詩，雖較遜於其詞，但亦具有眞情的流

露，與眞實物均能融化起來。如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一詩，亦見其眞情之處，非亂堆字句者可比。其詩如下：

江南江北舊家鄉，三十年來夢一場。吳苑宮闈今冷落，廣陵臺殿已荒涼。雲籠遠岫愁千片，雨打歸舟淚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閒坐細思量。

總之，李煜是南唐最傑出的詞人，無疑的也是五代最著名的作家。我們於敍述他的文學之時，不憚煩來再三致意的。

馮延己（九〇三——九六〇）一名延嗣，字正中，廣陵人。少有膽識，以文字見稱於時。烈祖授他以校書郞，與元宗相遊處。元宗爲元帥，以他掌書記。惟爲人輕脫，常以計排斥異己。陸游南唐書云：

延己負其才藝，狎侮朝士。嘗詣孫晟曰：「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？」晟憤然答曰：「僕山東書生，鴻筆藻麗，十生不及君；詼諧歌酒，百生不及君；諂媚險詐，累劫不及君。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，欲君以道義規益，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。僕固無所解；君之所解，適足以敗國家耳。」

是可知他的行爲，頗爲一般朝臣所不滿。元宗唯愛他的才能，故欲斥而未果。及元宗卽位，他乃喜形

於色。拜他爲諫議大夫，翰林學士。與他的弟弟延魯，交結魏岑、陳覺、查文徽諸人，侵害時政，時人號爲「五鬼。」後又自中書侍郎，拜同平章事。肆言自己才略，經營天下而有餘。元宗以爲然，悉委以政事。及周師大入，盡失江北諸地，始罷他爲太子太傅。宋太祖建隆元年卒，諡曰忠肅。

延己爲人雖不足取，然其爲詞，除李煜外，確可獨當一面。王國維云：「馮正中詞，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。」（見人間詞話）的是確評。例如蝶戀花：

蕭索清秋珠淚墜，枕簟微涼，展轉渾無寐。殘酒欲醒中夜起，月明如練天如水。　堦下寒聲啼絡緯，庭樹金風，悄悄重門閉。可惜舊歡攜手地，思量一夕成憔悴。

這種雖不過寫些閨情離思，而情致眞切，確足以表示他的藝術手腕的高超。又如歸國謠：

江水碧，江上何人吹玉笛？扁舟遠送瀟湘客。蘆花千里霜月白，傷行色，來朝便是關山隔。

又如憶江南：

今日相逢花未發，正是去年別離時節。東風次第有花開，恁時須約却重來。　重來不怕花堪折，祇恐明年花發人離別。別離若向百花時，東風彈淚有誰知！

都是旨隱詞微委婉沉摯，無怪後之詞家如晏殊、歐陽修諸輩，都學他的詞呢。延己有陽春集，今傳於世。

此外南唐詞人，舊說尚有張泌，全唐詩錄他的詞二十七首。（花間集同）然據近人胡適研究所得，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，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。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，相距二十餘年。而花間集裏，已稱張舍人泌了。花間集稱人的官爵，皆是結集時的官爵，若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，所以那個詞人張泌，大約也是蜀人。此說頗可信從，因此我們也不在這裏敍說，而劃到西蜀去了。又有王感化者，建州人，亦善爲詞。全唐詩云：

> 元宗嗣位，宴樂擊鞠不輟。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，感化唯歌「南朝天子愛風流」一句，如是者數四。元宗悟，覆杯歎曰「使孫、陳二主得此一句，不當銜璧之辱也。」由是有寵。

又據十國春秋云，元宗所作浣溪沙二首，卽以手書賜感化者。是可知他亦是當時一個著名詞人。可惜詞已不傳，我們無從研究起了。

南唐詞人雖少，而作舊體詩的卻很多。著名者有韓熙載、李建勳、沈彬、孫魴、廖凝、陳陶、陳貺、劉洞、

江爲、伍喬、左偃、李中、孟賓于、成彥雄、及徐鉉等諸人。

韓熙載（九〇二——九七〇）字叔言，北海人。少隱嵩山。後唐同光中，擢進士第。明宗時，以父光嗣見殺，來奔於吳。放蕩嬉戲，不拘名節。因里民趙氏女有美色，遂娶爲正室。烈祖受禪，用爲祕書郎，輔元宗於東宮。及元宗卽位，拜虞部員外郎，史館修撰。當時宋齊丘、馮延己輩頗忌恨他。後主嗣立，拜爲兵部尙書，終中書侍郎。然風流自賞，性忽細謹，老而益甚。家中蓄妓四十輩，縱她們出入，與客雜居。因此物議閧然，他猶說：「吾爲此以自汚，避入相爾。老矣，不能爲千古笑端。」後主亦無如之何。年六十九卒，贈爲右僕射同平章事，謚曰文靖。

熙載風采照物，高簡無所卑屈。江南都稱之爲「韓夫子」。據說嚴續曾請他爲其父撰神道碑，遺珍貨巨萬，而他但敍其譜裔品秩而已，不肯加以頌揚。嚴續慊之，他遂還其所贈。他所著有擬議集十五卷，定居集二卷，但今都散佚。今所存者，惟全唐詩錄詩五首，及零碎散文而已。其詩描寫直率，無蘊藉之處。如感懷詩：

未到故鄉時，將爲故鄉好；及至親得歸，爭如身不到。目前相識無一人，出入空傷我懷抱。風雨

蕭蕭旅館秋，歸來窗下和衣倒。夢中忽到江南路，尋得花邊舊居處。桃臉蛾眉笑出門，爭將前頭擁將去。

李建勳（?——九五七）字致堯，廣陵人。爲義祖徐溫之婿。烈祖受禪，拜爲中書侍郎，平章事。元宗卽位，東宮官屬，稍稍侵權，乃罷他爲撫州節度使。後又召拜爲司空。那時他營亭榭於鍾山，適意於泉石之間。累表乞骸骨，因以司徒致仕，並賜號爲鍾山公。及卒，贈太保，諡曰靖。

建勳博覽經史。爲詩少時猶涉浮靡，晚年則頗清淡平易，見稱於當時。如毆妓與惜花：

自爲專房甚，怱怱有所傷。當時心已悔，徹夜手猶香。恨枕堆雲髻，啼襟搵月黃。起來猶忍惡，剪破繡鴛鴦。

淡淡西園日又垂，一尊何忍負芳枝。莫言風雨長相促，直是晴明得幾時？心破只愁鶯殘落，眼穿唯怕客來遲。年年使我成狂叟，腸斷紅牋幾首詩！

這二首詩，適足表示他前期與後期作品不同的地方。建勳本有集二十卷，但今只傳詩一卷。

當時與李建勳爲詩友者，有沈彬、孫魴、廖凝諸人，亦均有詩名。

沈彬字子文，洪州高安人。唐末亂離，浪跡湘湖，隱於雲陽山十餘年，與僧虛中，齊己爲詩侶。烈祖欲取吳自代他遂獻畫山水詩，有云：「尺素隱淸輝，一毫分險阻。」因表授校書郎。後以吏部郎中，致仕還山。直至元宗南遷都於豫章，那時他年已八十餘，來求見道：「臣久處山林，不預世事。臣妻曰：君主人郎君，今爲天子，何不一往。臣遂忘衰老而來。」元宗爲厚賜粟帛，並署他的兒子元，爲祕書省正字。

他天才狂逸，下筆成章。幼經喪亂，又舉進士不第，故頗抑鬱。他的詩，即多悲憤慷慨之詞，這也是必然的趨勢罷。如都門送客：

岸柳蕭疎野荻秋，都門行客莫回頭。一條灞水淸如劍，不爲離人割斷愁。

又如弔邊人：

殺聲沈後野風悲，漢月高時望不歸。白骨已枯沙上草，家人猶自寄寒衣。

這種的歌調，大類唐人邊塞派的遺風。故沈彬雖與李建勳爲詩友，然兩人作風截然不同，這也許是兩人處境截然不同的原因罷。

孫魴字伯魚，南昌人。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，避難江淮，他也與之從遊。故他的詩，頗得鄭體。後烈祖召見，授爲宗正郎。與李建勳、沈彬時相唱和，結爲詩社。彬好評詩，建勳嘗與彬議，適他不在，彬議他詩道：「此非有風雅製度，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。」他忽出，問彬道：「非有風雅固然，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？」彬笑道：「子夜坐句云：劃多灰雜蒼虬跡，坐久煙消寶鴨香。非鑪上作而何？」闔座爲之大笑。實則他的詩，確如沈彬之所評。又有題金山寺一首：

山載江心寺，魚龍是四鄰。樓臺懸倒影，鐘磬隔囂塵。過櫓妨僧定，驚濤濺佛身。誰言題詠處，流響更無人？

當時與張祜所題「僧歸夜船月，龍出曉堂雲，」前後並稱，一時以爲絕唱。惟胡仔苕溪漁隱詩話說他不及，謂「如驚濤濺佛身之句，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？」確是有矜衒過甚之處。

廖凝字熙績，虔州人。初隱衡岳。楚亡，與馬希崇同遷金陵。元宗授以水部員外郎，出爲建昌令。終江州團練副使。善於諷吟，與李建勳爲詩友。當時學詩者多造其門。他十歲，吟詠棋云：「滿汀鷗不散，一局黑全輸」已極有可觀。有詩集七卷，今但存詩三首。聞蟬云：

一聲初應候，萬木已西風。偏感異鄉客，先於離塞鴻。日斜金谷靜，雨過石城空。此處不堪聽，蕭條千古同。

亦頗雋永耐味，無怪當時認爲絕唱的。

陳陶字嵩伯，嶺南人。少時學於長安，自恨亂世，不得逞其志。昇元中南奔，將求見烈祖，聞知宋齊丘秉政，自度與己意不合，遂隱居洪州西山，日以詩酒爲事。元宗雖聞他的詩名，而未及召之。後南遷至落星灣，欲召見，恐他不肯盡言。知他嗜鮓，乃僞使人賣鮓於他們，他果出而招鮓。賣者因問「官舟至落星矣，處士知之乎？」他道。「星落不還。」果然元宗未幾即殂。他自己也不知所終。

他雖然是個隱士，但卻是有濟世之志，而只未遇明主而已。「中原莫道無麟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疎。」（自詠）「好向明朝荐遺逸，莫教千古弔靈均。」（寄水部任畹郎中）即可知他隱痛的一斑了。所以他寫的詩，亦多悲憤悽婉之作，與沈彬有同一的作風。如隴西行之一：

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！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

又如江上逢故人：

十年蓬轉金陵道，長哭青雲身不早。故鄉逢盡白頭人，淸江顏色何曾老！

都足以表示他一種感慨抑鬱之氣的。

陳貺，南閩人，亦爲南唐隱士，居廬山凡三十年。專苦思於詩，得句未成章，輒已遠播四方。因此學者多師事之。元宗聞他名，以幣帛往徵。他入見元宗，則「幞巾絛帶，布裘鹿韉。」詔授江州士曹掾，固辭不就，仍賜粟帛還山。年七十五卒。他的詩今只存一首景陽臺懷古云：

景陽六朝地，運極自依依。一會皆同是，到頭誰論非。酒濃沉遠慮，花好失前機。見此尤宜戒，正當家國肥。

其詩淸波古樸，有如其人。當時如劉洞，江爲，均出其門下。

劉洞廬陵人。亦隱居廬山凡二十年。學詩於陳貺，輒浹旬不洗面。長於五言唐律，自號「五言金城。」得賈島遺法。後主嗣位時，洞獻詩百篇，其首篇石城懷古云：

石城古岸頭，一望思悠悠。幾許六朝事，不禁江水流。

後主爲之改容，掩卷不復再讀。因此他也不得見召，仍還廬陵。及金陵被圍，他寫詩署於路旁云：「千

畢長江皆渡馬，十年養士得何人？」可知他也是個不得志的詩人。

江爲本宋州人，以避亂家居於建陽。居廬山也二十年。元宗初設貢舉，他去應試，屢不得第，因此頗怏怏不能自已。意欲束書東亡吳越，爲同謀者所發，遂以有罪伏誅。他也是個不得志的詩人，故言多憤憤。如登潤州城：

天末江城晚，登臨客望迷。春潮平島嶼，殘雨隔虹霓。鳥與孤帆遠，煙和獨樹低。鄉山何處是？目斷廣陵西。

江爲又有弟子夏寶松，廬陵人，詩名與劉洞相埒。如宿江城的「雁飛南浦砧初斷，月滿西樓酒半醒。」「曉來羸驥依前去，目斷遙山數點青」均新警可喜，故時人有目之爲夏江城云。

伍喬廬江人。性好學，以淮人無出他右者，遂渡江居廬山困學數年，苦節自奮。後以得山中浮屠資助，入金陵舉進士，竟列第一，仕至考功員外郎。其詩多寫景物及胸懷，大約是他未及第時所作。如僻居酬友人：

僻居雖愛近林泉，幽徑閑居碧蘚連。向竹掩扉隨鶴息，就溪安石學僧禪。古琴帶月音聲亮，山

果經霜氣味全。多謝故交憐朴野，隔雲時復寄佳篇。

左偃亦南唐人，居金陵不仕。能詩，有鍾山集一卷。他與李中似很友善。李中常有詩寄他，如「蕭條陋巷綠苔侵，何事君心似我心！」「每病風騷路，荒涼人莫遊。惟君還似我，成癖未能休。」他的詩瀟洒淸新，如送君去：

關河月未曉，行子心已急。佳人無一言，獨背殘燈泣。

又如江上晚泊：

寒雲淡淡天無際，片帆落處沙鷗起。水闊風高日復斜，扁舟獨宿蘆花裏。

李中字有中，江州人。仕南唐爲淦陽令。有碧雲集三卷。當時孟賓于極賞識他的詩句，比之於賈島，謂能驚人泣鬼者。如子規：

暮春滴血一聲聲，花落年年不忍聽。帶月莫啼江畔樹，酒醒遊子在離亭。

又如都下寒食夜作：

香塵未歇瞑煙收，城滿笙歌事勝遊。自是離人睡長早，千家簾卷月當樓。

誰能道出離人的一種心事來。

孟賓于字國儀，連州人。亦仕南唐爲淦陽令，終水部郎中。因初居吉州玉笥山，遂自號爲羣玉峯叟。有金鼇集二卷，今只存詩八首。其詩亦偶有佳句。如公子行：

錦衣紅奪彩霞明，侵曉春遊向野庭。不識農夫辛苦力，驕驄蹋爛麥青青。

成彥雄字文幹，亦爲南唐進士。有梅嶺集五卷，今存詩一卷，間有佳篇，如惜花：

忘餐爲戀滿枝紅，錦幛頻移護晚風。客散酒酣歸未得，欄邊獨立月明中。

此外南唐詩人，尚有後來歸宋的徐鉉。他字鼎臣，廣陵人。十歲卽能屬文，與韓熙載齊名，時謂之「韓徐」。初仕吳爲祕書郎。後仕南唐，歷中書舍人，翰林學士，吏部尚書。歸宋爲散騎常侍，坐貶卒。他文思敏速，凡有著作，往往執筆立就。著有騎省集三十卷。他的詩篇什雖多，然均平易坦白，少深摯新警。茲錄其吳王挽詩二首如下：

儵忽千齡盡，冥茫萬事空。青松洛陽陌，荒草建康宮。道德遺文在，興衰自古同。受恩無補報，反袂泣途窮。

士德承餘烈，江南廣舊恩。一朝人事變，千古信書存。哀挽周原道，銘旌鄭國門。此生雖永死，寂寞已銷魂。

鉉之弟鍇，亦能詩，惟不如其文，我們將在後面再說。他的秋詞：「井梧紛墮砌，寒雁遠橫空，雨久莓苔紫，霜濃薜荔紅。」亦佳。鍾謨字仲益，崇安人，元宗時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，代京妓越賓答徐鉉云：「一幅輕綃寄海濱，越姑長感昔時恩，欲知別後情多少，點點憑君看淚痕。」何昌齡爲廬陵令，題楊克儉池館云：「經旬因雨不重來，門有蛛絲徑有苔；再向白蓮亭上望，不知花木爲誰開？」李詢不知何許人，贈織錦人云：「札札機聲曉復晡，眼穿力盡竟何如！美人一曲成千賜，心裏猶嫌花樣疎。」皆清新可誦。至如康仁傑、邵拙、孫晟、毛炳之輩皆稱他們能詩，然其詩今皆不傳，我們也無從說起了。

南唐的散文作家，則江文蔚與高越，俱以辭賦著稱，此外徐鍇、潘佑、史虛白、譚峭等亦各有所長，馬令南唐書云：「江文蔚之高才，徐鍇之典贍，高越之華藻，潘佑之清逸，皆能擅價於一時。」

江文蔚字君章，建安人。後唐明宗時舉進士，初爲河南府館驛巡官。後坐罪南奔。烈祖時，拜中書舍人。南唐禮儀，多所撰述。元宗時，遷爲御史中丞。以彈劾馮延已等，黜爲江州司士。後又起爲翰林學

士，命知貢舉。年五十二卒，謚曰簡。

文蔚高才博學，雅善作賦。天窗賦云：「一竅初啓，如鑿開混沌之時；兩瓦欹飛，類化作鴛鴦之後」。又土牛賦云：「飲渚俄臨，訝盟津之捧塞；度關倘許，疑函谷之丸封。」皆稱一時佳句。著有唐吳英秀集及桂香集等。

高越字沖遠，幽州人。少舉進士，精詞賦，有名於燕趙之間。初爲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掌書記。文進有女，才色雙全，時稱「女學士」，他很愛慕，後遂嫁他爲妻。及文進南奔，他也隨來。先在吳爲祕書郎，烈祖受禪，遷水部員外郎。元宗時遷中書舍人。淮南交兵，書詔多出他手，援筆立成，辭采溫麗，元宗甚贊賞之。後主嗣立，累官御史中丞，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。年六十二卒，謚曰穆。

他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，時稱「江、高」。而實則高爲首稱。（見馬令南唐書）可惜他的文集多已散佚，使我們無復知其內容。

徐鍇（九二〇——九七四）字楚金，廣陵人。生四歲而孤。時母方教鉉就學，未暇及他，而他自能知書。稍長，即以文詞與鉉齊名。元宗時爲祕書郎，後授右拾遺。嘗論馮延魯有罪無才，元宗愛其才

而不貶。後主立，遷屯田郎中，知制誥，集賢殿學士。後改官，拜右內史舍人，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。只以那時國勢日削，終於憂憤鬱鬱，得疾而卒，年五十五。贈禮部侍郎，謚曰文。

鍇酷嗜讀書，雖隆寒烈暑，未嘗少輟。其在集賢，朱黃不去手，非暮不出殿。後主嘗自集其文，命他爲之序。可知他在當時文譽的高了。當時他與兄鉉，人以比之於晉之二陸。他的著述甚富，而尤精於小學。著有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，說文通釋四十卷，說文隱音四卷，說文韻譜十卷，及方輿記一百三十卷，歷代年譜二卷，古今國典賦苑、蒇時廣記等若干卷。

潘佑幽州人。元宗時爲祕書省正字。那時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，他也入選。及卽位，遷爲虞部員外郞，史館修撰。後又改內史舍人。時國家日衰削，用事者充位無所爲。他乃憤切上疏，極論時政，歷詆大臣將相，詞甚激訐。凡七上疏而不用，最後上疏，有云：「家國悟悟，如日將暮。」後主大怒，遂收他，並徙其家。他聞命自剄，年祇三十六。據說他方生時，其母夢見一古衣冠人，說道：「我顏延之也，乞夫人爲子。」後生七歲，始能語道：「兒誤傷白龍，爲上帝所罰。」因吟句云：「只因騎折玉龍腰，謫在人間三十六。」至是遂驗云。

佑氣宇孤峻，閉門讀書，不營貲產。文章贍逸，尤敏於論議。每草詔，下筆千言，文不加點。所以時譽藹然，韓熙載、陳喬均推重之。所著有滎陽集三十卷。

史虛白字畏名，山東人。少隱居嵩山，與韓熙載友善。因中原多事，遂與熙載渡淮南奔。時吳方用宋齊丘，他揚言道：「吾可代彼。」齊丘不平，欲窮他的技能，因召與宴飲。酒飲數行，齊丘出詩百詠，請他賡和，並恣女奴玩肆，多方撓之。他却談笑自若，筆不停輟，頃刻立就，一座爲驚。然烈祖總不能用，他乃南遊至九江落星灣，遂家在那裏。常乘雙犢版轅，掛酒車上，復令山童負一琴一酒瓢，往來於廬山之間，絕意世事。年六十八卒。

虛白雖是一個隱士，但對國事未嘗不關心。元宗獻江北諸地，他乃爲割江賦以諷，有云：「舟車有限，沿汀島以俱閑；魚鼈無知，尚交游而不止。」及遷都豫章，元宗問他有何所賦，他說近得谿居詩一聯云：「風雨揭却屋，渾家醉不知。」元宗爲之變色。蓋其身雖在野，而心殊不忘於國家哩。所著又有釣磯立談一卷，備敍江南興廢之事，今傳於世。

譚峭字景昇，□□人。性好黃老之學，不喜舉子業。師事嵩山道士十餘年，得辟穀養氣之術。夏則

服烏裘，冬則綠布衫，或臥於風雪中，經日不凍。後又煉丹於南嶽，能入水火，隱形不見。著有化書，爲當時的散文名著。以傳與宋齊丘，遂得流傳於後世。

此外徐鉉亦著有稽神錄六卷，多記神鬼之事。（一說爲其門客蒯亮所撰）殷崇義陳州西華人，官至右僕射同平章事。入宋易姓名爲湯悅，撰有江南錄十卷，自言有陳壽史體，爲當世所稱。蒯鼇宣城人，極反對「摘裂章句，鉤校屬耦，綺麗悅目，清新沃耳」之文。以爲「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，發才智之蘊，使旨勝於辭，理過於文」惜其文已不傳。郭昭慶禾川人，後主時爲著作郎。博學善著作，嘗擬九經撰，唐春秋三十卷。盧郢金陵人，舉進士第一，常爲徐鉉捉筆，國亡亦歸宋。又有何晦著唐摭言十五卷，章僚著海外使程廣記三卷，其書皆爲當世所稱。

第九章　前蜀文學

前蜀於九〇七年建國，即梁太祖開平元年，在十國中建國最早。巴蜀本是中國西南的天府，人物富庶，地又險要，故唐末大亂，中原人士，多至蜀地避難。高祖王建雖然是個無賴出身，（據十國春秋云少時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，里人謂之賊王八。）目不知書，但他好與儒生談論，頗解其理。十國春秋云：「是時唐衣冠之族，多避亂在蜀，帝禮而用焉，使修舉政事。故典章文物，有唐之遺風。」至於後主王衍，則諳通音律，能自製詞，大詞人韋莊，那時也在蜀裏爲相，無怪前蜀文學，突然鼎盛，與東南的南唐，前後媲美了。

前蜀的詞人很多，王衍、韋莊以外，尙有牛嶠、牛希濟、李珣、尹鶚、薛昭蘊、魏承班、以及張泌諸人。就這一點，前蜀是足向南唐誇矜的，但這都是趙崇祚花間集的功績，因爲這幾個作家，我們都在那集裏找到的。

後主王衍初名宗衍，字化源，許州舞陽人。高祖殂，他卽帝位，（九一八）爲人荒淫，政事一委之於宦者，自己則與近臣日夜酣飲，或作豔曲，令宮女歌唱，雖經嘉王宗壽極諫，終不肯聽。所以他卽位不到七年，卽爲後唐莊宗所滅，而被殺於秦川驛。（九二六）可是他雖然是個荒誕的昏君，却是才思甚富，自幼卽能屬文。他大約也如南唐後主一般，只愛他的文學，而却忽略了國家。他作詞不多，全唐詩只錄二首，其一醉妝詞云：

者邊走，那邊走，只是尋花柳。那邊走，者邊走，莫厭金杯酒。

頗能寫出一個富於享樂的意味來。另一爲甘州曲：

畫羅裙，能解束，稱腰身。柳眉桃臉不勝春，薄媚足精神，可惜淪落在風塵。

據說是他與太后太妃游於青城山，宮人衣服皆畫雲霞，飄然望之若仙，故作此曲，頗爲當時所稱，

韋莊（？——九一〇）字端己，杜陵人。自幼卽疎曠不羈，能作豔詩，應舉時，適遇黃巢犯闕，因著秦婦吟，流傳頗廣，人遂稱他爲「秦婦吟秀才。」後登乾寧元年（八九四）進士。那時高祖爲西川節度副使，唐昭宗命他宣諭兩川，遂留於蜀，同馮涓並掌書記。高祖卽位，進左散騎常侍，判中書門

下事，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，皆由他所定。累官至門下侍郎，吏部尙書，同平章事。武成三年卒，謚曰文靖。

他是經過亂離的人，奔走過許多地方，大江南北如吳、越、贛、楚、都有他的題詠。雖然最後歸身於蜀，而心仍不能忘懷於他的故鄉，所以詞中亦多寫他抑鬱的離緒，如菩薩蠻：

洛陽城裏春光好，洛陽才子他鄉老，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。 桃花春水淥，水上鴛鴦浴，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。

又如浣溪沙：

夜夜相思更漏殘，傷心明月凭闌干，想君思我錦衾寒。 咫尺畫堂深似海，憶來惟把舊書看，幾時攜手入長安！

此外他寫淄豔的詞當然也是很多，但他的淄豔正如王國維所謂「紘上黃鶯語，端己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」（見人間詞話）紘上黃鶯語，是使人除淸脆悅耳以外，並不會覺得怎樣猥褻的，這也就是他詞格的高處，足爲當時的一大家。如女冠子：

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。別君時，忍淚佯低面，含羞半斂眉。　不知魂已斷，空有夢相隨，除却天邊月，沒人知，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夢見，語多時，依舊桃花面，頻低柳葉眉。　半羞還半喜，欲去又依依。覺來知是夢，不勝悲。

這些都用白話寫出，一些沒有雕斲，極出於自然。又如荷葉杯：

記得那年花下，深夜，初識謝娘時。水堂西面畫簾垂，攜手暗相期。　惆悵曉鶯殘月，相別，從此隔音塵。如今俱是異鄉人，相見更無因。

又如謁金門：

空相憶，無計傳消息。天上嫦娥人不識，寄書何處覓？　新睡覺來無力，不忍把君書跡，滿院落花春寂寂，斷腸芳草碧。

這些寫離恨愁緒，多麼逼切，多麼沈摯。而後者據說他本有一美姬，爲高祖所奪，作此詞憶之，姬聞知，覺不食而死。

至於他的詩，有浣花集十卷。因爲他所居就是杜甫草堂舊址，故以名集。但他最負盛名的秦婦吟，却不在集內。據說是他自己删去的，因此後遂失傳。直至最近燉煌石室的遺書出現，方才得當時的手抄本，乃復被流傳於人間。這是中國古來的第二長詩，凡一千六百六十六字。寫中和年間亂離的情形，是十分痛切深刻的。無怪當時家家傳誦，製做簾子掛着。這是值得一讀的詩篇，茲全錄如下：

中和癸卯春三月，洛陽城外花如雪。東西南北路人絕，綠楊悄悄香塵滅。路旁忽見如花人，獨向綠楊陰下歇。鳳側鸞欹鬢脚斜，紅攢翠斂眉心折。借問女郎何處來，含顰欲語聲先咽，回頭斂袂謝行人：「喪亂漂淪何堪說，三年陷賊留秦地，依稀記得秦中事。君能爲妾解征鞍，妾亦與君停玉趾。前年庚子臘月五，正閉金籠教鸚鵡。斜開鸞鏡懶梳頭，閒憑雕闌慵不語。忽看門外起紅塵，已見街中擂金鼓。居人走出半倉皇，朝士歸來尙疑誤。是時西面官軍入，擬向潼關爲警急。皆言博野自相持，盡道賊軍來未及。須臾主父乘奔至，下馬入門癡似醉，適逢紫蓋去蒙塵，已見白旗來匝地。扶羸攜幼競相呼，上屋緣牆不知次。南鄰走入北鄰藏，東鄰走向西鄰避。北鄰諸婦咸相湊，戶外崩騰如走獸。轟轟崐崐乾坤動，萬馬雷聲從地湧。火迸金星上九天，十二官街煙烘烔。日輪西下寒光白，

上帝無言空脈脈，陰雲暈氣若重圍，宦者流星如血色。紫氣漸隨帝座移，妖光暗射臺星坼。家家流血如泉沸，處處寃聲聲動地。舞伎歌姬盡暗捐，嬰兒稚女皆生棄。

「東隣有女眉新畫，傾國傾城不知價。長戈擁得上戎車，回首香閨淚盈把。旋抽金綫學縫旗，纔上雕鞍教走馬。有時馬上見良人，不敢迴眸空淚下。西隣有女眞仙子，一寸橫波翦秋水。妝成只對鏡中春，年幼不知門外事。一夫跳躍上金階，斜袒半肩欲相恥。牽衣不肯出朱門，紅粉香脂刀下死。南隣有女不記姓，昨日良媒新納聘。琉璃階上不聞聲，翡翠簾前空見影。忽看庭際刀刃鳴，身首支離在俄頃。仰天掩面哭一聲，女弟女兄同入井。北隣少婦行相促，旋解雲鬟拭眉綠。已聞擊托壞高門，不覺攀緣上重屋。須臾四面火光來，欲下迴梯梯又摧。烟中大叫猶求救，梁上懸屍已作灰。

「妾身幸得全刀鋸，不敢踟躕久回顧。旋梳蟬鬢逐軍行，強展蛾眉出門去。舊里從茲不得歸，六親自此無尋處。一從陷賊經三載，終日驚憂心膽碎。夜臥千重劍戟圍，朝飡一味人肝膾。鴛幃縱入豈成歡，寶貨雖多非所愛。蓬頭面垢眉猶赤，幾轉橫波看不得。衣裳顚倒語言異，面上誇功彫作字。柏臺多半是狐精，蘭省諸郎皆鼠魅。還將短髮戴華簪，不脫朝衣纏繡被。翻持象笏作三公，倒佩

金魚爲兩史。朝聞奏對入朝堂，暮見喧呼來酒市。一朝五鼓人驚起，叫嘯喧爭如竊議。夜來探馬入皇城，昨日官軍收赤水。赤水去城一百里，朝若來兮暮應至。凶徒上馬暗吞聲，女伴閨中潛色喜。皆言寃憤此時銷，必謂妖徒今日死。逡巡走馬傳聲急，又道軍前全陣入。大彭小彭相顧憂，二郎四郎抱鞍泣。汎汎數日無消息，必謂軍前已銜璧。簸旗掉劍卻來歸，又道官軍悉敗績。四面從茲多厄束，一斗黃金一斗粟。尙讓廚中食木皮，黃巢機上剉人肉，東南斷絕無糧道，溝壑漸平人漸少。六軍門外倚僵尸，七架營中塡餓殍。

「長安寂寂今何有？廢市荒街麥苗秀。採樵斫盡杏園花，修寨誅殘御溝柳。華軒繡轂皆銷散，甲第朱門無一半。含元殿上狐兎行，花萼樓前荊棘滿。昔時繁盛皆埋沒，舉目淒涼無故物．內庫燒爲錦繡灰，天街踏盡公卿骨。來時曉出城東陌，城外風煙如塞色。路傍時見游奕軍，坡下寂無迎送客。霸陵東望人煙絕，樹鎖驪山金翠滅。大道俱成棘子林，行人夜宿長安月。明朝曉至三山路，百萬人家無一戶。破落田園但有蒿，摧殘竹樹皆無主。路旁試問金天神，金天無語愁於人。廟前古柏有殘枿，殿上金罏生暗塵。『一從狂寇陷中國，天地晦冥風雨黑。案前神水呪不成，壁上陰兵驅不得。

間日徒歆奠饗恩，危時不助神通力。我今愧恧拙爲神，且向山中深避匿。寰中簫管不曾聞，筵上犧牲無處覓。旋教魔鬼傍鄉村，誅剝生靈過朝夕。」妾聞此語愁更愁，天遣時災非自由。神在山中猶避難，何須責望東諸侯。

「前年又出楊震關，擧頭雲際見荆山。如從地府到人間，頓覺時淸天地閑。陝州主帥忠且貞，不動干戈惟守城。蒲津主帥能戢兵，千里晏然無戈聲。朝攜寶貨無人問，暮插金釵唯獨行。明朝又過新安東，路上乞漿逢一翁。蒼蒼面帶苔蘚色，隱隱身藏蓬荻中。問翁本是何鄉曲，底事寒天霜露宿。老翁暫起欲陳詞，卻坐支頤仰天哭。『鄉園本貫東畿縣，歲歲耕桑臨近甸。歲種良田二百廛，年輸戶稅三十萬。小姑慣織褐絁袍，中婦能炊紅黍飯。千間倉兮萬斯箱，黃巢過後猶殘半。自從洛下屯師旅，日夜巡兵入村塢。匣中秋水拔靑蛇，旗上高風吹白虎，入門下馬若旋風，罄室傾囊如卷土。家財旣盡骨肉離，今日垂垂一身苦。一身苦兮何足嗟，山中更有千萬家。朝飢山草尋蓬子，夜宿霜中臥荻花。』妾聞此老傷心語，竟日闌干淚如雨。出門惟見亂梟鳴，更欲東奔何處所？仍聞汴洛舟車絕，又道彭門自相殺。野色徒銷戰士魂，河津半是冤人血。適聞有客金陵至，見說江南風景異。自

從大寇犯中原，戎馬不曾生四郊。誅鋤竊盜若神功，惠愛生靈如赤子。城壕固護教金湯，賦稅如雲送軍壘。奈何四海盡滔滔，湛然一境平如砥。避難徒為闕下人，懷安却羨江南鬼。願君舉棹東復東，詠此長歌獻相公。」

他的短詩，亦多清秀可誦，例如臺城與離筵訴酒：

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。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堤。

感君情重惜分離，送我殷勤酒滿卮。不是不能判酩酊，却憂前路醉醒時。

牛嶠字松卿，一字延峯，隴西人。據他自己說是唐相僧孺孫。登唐乾符五年（八七八）進士，歷官尚書郎。高祖鎮西川，辟為判官，及前蜀開國，拜給事中。後卒。史稱他有集三十卷，歌詩三卷，但今多不傳。今所傳者，只他詞三十二首（全唐詩二十七首，加楊柳枝五首，花間集只錄三十一首）及詩一首（全唐詩錄詩六首，但內楊柳枝五首，應入詞內。）而已。

他似也曾到過江南，江城子云「越王宮殿，蘋葉藕花中。」大約他也與韋莊一樣，因亂離而避難江南，亦未可知。他的詞也多寫離恨別愁的閨情，而較韋莊為更愛綺麗，如菩薩蠻：

玉釵風動春情急，交枝紅杏籠煙泣。樓上望卿卿，窗寒新雨晴。　薰爐蒙翠被，繡帳鴛鴦睡，何處有相知，羨他初畫眉。

亦頗似溫庭筠的「新帖繡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。」其中較爲清俊的只江城子二首而已。其一云：

鵁鶄飛起郡城東，碧江空，半灘風。越王宮殿，蘋葉藕花中。簾捲冰樓魚浪起，千片雪，雨濛濛。

又有一首定西番，則較爲雄壯而已。其詞如下：

紫塞月明千里，金甲冷，戍樓寒，夢長安。　鄉思望中天闊，漏殘星亦殘。畫角數聲嗚咽，雪漫漫。

牛希濟隴西人，爲嶠的兄子。仕後主爲起居郎，累官至翰林學士御史中丞。國亡，入後唐，明宗拜他爲雍州節度副使。

他雖然降了後唐，但仍眷戀故國。當時明宗叫他試蜀主降唐詩，他云：

滿城文物欲朝天，不覺鄰師犯塞煙。唐主再懸新日月，蜀王還却舊山川。非干將相扶持拙，自是吾君數盡年。古往今來亦如此，幾曾歡笑幾潸然！

明宗歎謂「不傷兩國，迥存忠孝。」可知他是個有血性的人，是個愛國的詞人。他的詞，今存者十二

首也有寫他故國之念的，如臨江仙：

峭碧參差十二峯，冷煙寒樹重重。瑤姬宮殿是仙蹤，金鑪珠帳，香靄晝偏濃。一自楚王驚步斷，人間無路相逢。至今雲雨帶愁容，月斜江上，征櫂動晨鐘。

他寫閨情，以自然勝，非若嶠之喜藻麗的，如生查子：

新月曲如眉，未有團圞意。紅豆不堪看，滿眼相思淚。終日劈桃穰，人在心兒裏。兩朵隔牆花，早晚成連理。

李珣字德潤，梓州人。爲昭儀李舜絃之兄。其先本波斯人，故尹鶚嘗作詩嘲他爲「李波斯強學文章。」但他雖是異域種子，卻是善作小詞，爲後主所賞。他在前蜀未曾做過大官，只以秀才預貢。國亡，不仕他姓，隱居以終。

因爲他是這樣一個烈士，所以他的詞除寫閨情以外，尙寫他悽涼的胸懷和他隱居的生活，如巫山一段雲：

古廟依青嶂，行宮枕碧流，水聲山色鎖粧樓，往事思悠悠。雲雨朝還暮，煙花春復秋。啼猨何

必近孤舟，行客自多愁。

又如河傳：

去去何處？迢迢巴楚，山水相連，朝雲暮雨，依舊十二峯前，猨聲到客船。　愁腸豈異丁香結，因離別，故國音書絕。想佳人花下對明月，春風，恨應同。

這些都是大有撫今追昔今非昔比之感，在花間集中是少有的。又如漁歌子：

楚山青，湘水淥，春風澹蕩看不足。草芊芊，花簇簇，漁艇棹歌相續。　信浮沈，無管束，釣回乘月歸灣曲。酒盈罇，雲滿屋；不見人間榮辱。

又如定風波：

志在煙霞慕隱淪，功成歸看五湖春。一葉舟中吟復醉，雲水，此時方認自由身。　花島爲鄰鷗作侶，深處經年，不見市朝人。已得希夷微妙旨，潛喜，荷衣蕙帶絕纖塵。

這些就都是描寫他隱居生活的逸樂，而另有一種瀟洒的情趣。至是寫閨情的如酒泉子：

秋雨連緜，聲散敗荷叢裏。那堪深夜枕前聽，酒初醒。　牽愁惹思更無停，燭暗香凝天欲曙。細

和煙，冷和雨，透簾旌。

亦有一種清淡趣味而不覺怎樣濃豔的。

尹鶚成都人。仕蜀爲翰林，校書郎，累官至參卿，與賓貢李珣，極相友善。他的詞今只存十六首。從這幾首詞裏面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極歡喜狎妓的詞人「少年狂蕩慣，花曲長牽絆。去便不歸來，空教駿馬回。」（菩薩蠻）這便是他的自白。所以他的描寫，便有許多是猥褻的。如清平樂

芳年妙妓，淡拂鉛華翠。輕笑自然生百媚，爭那尊前人意。　酒傾琥珀杯時，更堪能唱新詞。賺得王孫狂處，斷腸一搦腰肢。

又如撥櫂子：

丹臉膩，雙靨媚，冠子縷金裝翡翠，將一朵瓊花堪比。窠窠繡鸞鳳，衣裳香窣地。　銀臺蠟燭滴紅淚，醁酒勸人教半醉。簾幕外，月華如水，特地向寶帳，顛狂不肯睡。

所謂「搦腰肢」「顛狂不肯睡，」這種赤露的描寫，實可稱爲大膽之至。沈雄謂開屯田（柳永）俳調，（柳塘詞話）信非虛語。至於他寫閨情的，亦殊明淺動人，如臨江仙：

深秋寒夜銀河靜，月明深夜中庭。西窗幽夢等閑成，逡巡覺後，特地恨難平。　紅燭半條殘焰短，依稀暗背銀屏。枕前何事最傷情？梧桐葉上點點露珠零。

薛昭蘊山東人。爲唐直臣存誠後裔。仕蜀官至侍郎。頗恃才傲物，每入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無人。（見北夢瑣言）他的詞傳於今者凡十九首，亦多寫離恨的閨怨。如謁金門：

春滿院。疊損羅衣金線。睡覺水精簾未卷，簾前雙語燕。　斜掩金鋪一扇，滿地落花千片。早是相思腸欲斷，忍教頻夢見。

又如離別難：

寶馬曉鞴雕鞍，羅幃乍別情難，那堪春景媚，送君千萬里。半粧珠翠落，露華寒。紅蠟燭，青絲曲，偏能勾引淚闌干。　良夜促，香塵綠，魂欲迷，檀眉半斂愁低。未別心先咽，欲語情難說出，芳草路東西。搖袖立，春風急，櫻花楊柳雨淒淒。

這首更能道盡離別時候一種千纏百結的心緒來。

魏承班不知何許人。父宏夫，爲高祖養子，賜姓名王宗弼，封齊王。他爲駙馬都尉。官至太尉，他的

詞今存者二十首也多言情之作。元好問說他「大旨明淨，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。」如滿宮花：

雪霏霏，風凜凜，玉郎何處狂飲？醉時想得縱風流，羅帳香幃鴛寢。 春朝秋夜思君甚，愁見繡屏孤枕。少年何事負初心，淚滴縷金雙衽。

又如訴衷情：

高歌宴罷月初盈，詩情引恨情。煙露冷，水流輕，思想夢難成。 羅帳裊香平，恨頻生。思君無計睡還醒，隔層城。

都是明淨尖麗，情深而遠，無怪「人人喜效爲之。」（柳塘詞話沈雄語）

最後我們應說到張泌了。張泌，舊說字子澄，淮南人。仕南唐官句容尉。上書陳治道，後主徵爲監察御史，歷考功員外郎，中書舍人，內史舍人。後隨後主降宋，遷郎中。但近人胡適以爲此張泌與花間集中詞人張泌是兩個人的。他說：「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，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。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，相距二十餘年。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。花間集稱人的官爵，皆是結集時的官爵，故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。所以我們疑心詞人張泌另是一人，大概也是蜀人；他的年輩很早，故他的

詞在花間集裏列在韋莊薛昭蘊之後。」此說甚是可信，故我們現在也以他爲蜀人，至少是仕於蜀，官至舍人。從他的詩詞裏，我們又可知道他也到過長安、洞庭、桂州等處，卻而並未述及江南的情景，這也更可證明他非南唐時人了。

他的詞今存二十七首，以淸麗明白勝。他似在不愛刻畫之中，而卻能見其深雋處，這正如元好問之評魏承班的詞一樣。如浣溪沙：

晚逐香車入鳳城，東風斜揭繡簾輕，慢迴嬌眼笑盈盈。　消息未通何計是？便須佯醉且隨行，依稀聞道「太狂生。」

又如江城子：

浣花溪上見卿卿：臉波秋水明，黛眉輕，綠雲高綰，金簇小蜻蜓。好事問他「來得麼？」和笑道：「莫多情！」

這兩首都把輕薄兒的輕佻描寫殆盡，而却未見如尹鶚的猥褻，這正是他的長處。花間集中像他這樣寫法，也是很少有的。至於他寫閨思，也殊有淸雋之處，如浣溪沙：

枕障薰罏隔繡幃，二年終日兩相思，杏花明月始應知。 天上人間何處去？舊歡新夢覺來時，黃昏微雨畫簾垂。

他的詩也很著稱，今存者凡二十首。如寄人：

別夢依依到謝家，小廊迴合曲闌斜。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爲離人照落花。

據說他少時與鄰女浣衣相善。經年不見，夜必夢之。女別字，他寄以此詩，浣衣爲之流淚云。的確「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爲離人照落花，」這兩句詩，猶爲我們所傳誦不置的。其餘也多是離別傷感之作，再舉春日旅泊桂州如下：

暖風芳草竟芊綿，多病多愁負少年。弱柳未勝寒食雨，好花爭奈夕陽天。溪邊物色堪圖畫，林畔鶯聲似管絃。獨有離人開淚眼，強憑杯酒亦潸然。

前蜀詞人，至此敍述殆盡。此外能作舊體詩者，大詩人韋莊與張泌以外，著名者尚有張蠙、盧延讓、唐求、及僧貫休諸人。

張蠙字象文，清河人。唐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進士。歷任校書郎，櫟陽縣尉，遷犀浦令。高祖建國，

拜膳部員外郎，後出爲金堂令。後主嗣位，與太后遊大慈寺，見壁間題句，有云：「牆頭細雨垂纖草，水面回風聚落花。」太后深加欣賞。顧問寺僧，知爲他所題。乃賜霞光牋五百幅，令寫所製詩以進。他擒集篋中藏詩，約二百章獻焉。後主善之，將召爲知制誥，被內侍宋光嗣所阻，祇賜白金獎勞而已。

他生而穎秀，性喜爲詩。咸通時，與張喬，許棠齊名。今有詩集一卷，多送別述懷之作，如邊遊別友人：

欲別不止淚，當杯難強歌。家貧隨日長，身病涉寒多。雨雪迷燕路，田園隔楚波。良時未自致，歸去欲如何！

但描寫都很平淡，似少佳者。

盧延讓字子善，范陽人。唐光化三年（九〇〇）進士，爲朗陵雷滿從事。滿敗，歸高祖，授水部員外郎。後遷給事中，拜工部侍郎，終刑部侍郎卒。

他作詩，不尙奇巧，當時多誚爲淺陋。獨吳融重視之，且云：「語不尋常，後必垂名。」其實他的詩倒是質樸明白，毫不做作，如松寺：

山寺取涼當夏夜，共僧蹲坐石堦前。兩三條電欲爲雨，七八個星猶在天。衣汗稍停牀上扇，茶香時撥澗中泉。通宵聽論蓮華義，不藉松窗一覺眠。

唐求，成都人。隱居於蜀之味江山。高祖帥蜀，召爲參謀不就。放曠疎逸，時人稱之爲「唐隱居。」性好吟咏。所作詩稿，均撚爲丸，納一大瓢中。後臥病，投瓢於錦江。泛至新渠，爲人所得，由是詩名大噪。他的詩，多寫他淪隱生涯，故氣韻淸新，頗多奇趣。如山居卽事：

敗葉塡溪路，殘陽過野亭。仍彈一滴水，更讀兩張經。暝鳥煙中見，寒鐘竹裏聽。不多山下去，人世盡羶腥。

最後我們要說到和尙詩人貫休了，那倒是當時詩僧中的大家。（八三二——九一二）他字德隱，俗姓姜氏，婺州蘭谿人。七歲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。乾寧中，謁吳越武肅王，獻詩云：「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」武肅王命改爲四十州，他乃拂然而去。登南嶽，遊荆南，與吳融相遇，甚爲相得。後至蜀，獻詩於高祖云：「一瓶一鉢垂垂老，萬水千山得得來。」高祖太悅，呼之爲「得得和尙。」留住東禪院，署號禪月大師。旣而建龍華道場，令居之，恩寵備至。累加龍樓待詔，明因辨果

功德大師，食邑三千戶，賜紫大沙門。年八十一卒。

他有寶月集三十卷。爲詩多警句，怪古不媚，以奇崛勝。如古意：

　古交如眞金，百鍊色不回。今交如暴流，倏忽生塵埃。我恐君子氣，散爲青松栽。我恐荊棘花，只爲小人開。傷心復傷心，吟上高高臺。

但有時亦有較清逸者，如懷白圖道侶：

　寒思白圖層，石屋兩三僧。斜雪掃不盡，飢猨喚得應。香然一字火，磬過數潭冰。終必相尋去，孤懷久不勝。

此外王周不知何許人，登進士第曾仕蜀。全唐詩錄他詩一卷，亦頗見新警，如無題：「梨花如雪已相迷，更被驚烏半夜啼，簾捲玉樓人寂寂，一鉤新月未沈西。」李舜絃爲珣之妹，後主納爲昭儀，亦能詩，如釣魚不得：「盡日池邊釣錦鱗，芰荷香裏暗消魂。依稀縱有尋香餌，知是金鉤不肯吞。」黃崇嘏臨邛人，爲當時一女詩人，下獄貢詩云：「偶辭幽隱在臨邛，行止堅貞比澗松。何事政清如水境，絆他野鶴在深籠。」又有李仁表楊義方等均稱能詩，惜皆不傳，無從說起了。

至於前蜀的散文作家，著名者惟馮涓、王鍇、庾傳昌與道士林光庭數人而已。

馮涓字信之，婺州東陽人，一說信都人。登唐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宏辭科進士，爲京兆府參軍。後隱居商山數年。昭宗時，官祠部郎中，擢眉州刺史，而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，他乃於成都墨池灌園以自給。高祖稱帝，以爲翰林學士，終御史大夫。他生平工於奉奏文字，著有南冠集、龍吟集三卷及長樂集十卷。

王鍇字鱣祥，不知何許人。天復時奉使西川，因留蜀官翰林學士，遷御史中丞。武成二年（九〇九）除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永平元年（九一一）高祖作新宮，集四部書於中，他因勸高祖興用文教，上奏記數千言，歷舉歷代帝王，愛好文學故事。後主即位，他與庾傳素同爲宰相。及蜀亡，隨後主降後唐。他博洽能文，家藏異書數千本，多手自丹黃。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鈔書，可知他的好學。惟竟無文集傳世。

庾傳昌義成人，爲北周庾信後裔。初爲永和府判官，累升中書舍人，翰林學士。他文才敏贍，工於著作，著有玉堂集二十卷，春宮載筆記二十卷，金行啓運錄二十卷，然今多不傳。

道士林光庭，字賓至，縉雲人。他可說是這時期一個大散文家，著述極富。咸通中，應九經舉不第，遂入天台山學道。後入蜀，事高祖爲金紫光祿大夫，諫議大夫，封蔡國公，賜號廣成先生。後主立，又以他爲傳眞天師，崇眞館大學士。未幾解官，隱青城山，號登瀛子。年八十五卒。他著有文集三十卷，及其他文集百餘卷，但今已散佚，只存廣成集十一卷。然這些都是他的道書，無足輕重。我們所要注意者，倒是他所作的傳奇虬髯客傳，那是一篇結構很好的小說，成爲後來好幾個戲曲家作品的材料，如凌初成的虬髯翁，張鳳翼的紅拂記等。茲錄其原文如下：

隋煬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楊素守西京。素驕貴，又以時亂，天下之權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，奢貴自奉，禮異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賓客上謁，未嘗不踞牀而見，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，頗僭於上。末年愈甚，無復知所負荷，有扶危持顛之心。一日，衞公李靖以布衣上謁，獻奇策。素亦踞見。公前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。公爲帝室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爲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而起，謝公，與語，大悅，收其策而退。

當公之騁辯也，一妓有殊色，執紅拂，立於前，獨目公。公旣去，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：「問去者

處士第幾，住何處？」公具以對，妓誦而去。公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而聲低者，公起問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，公問誰。曰：「妾，楊家之紅拂妓也。」公遽延入。脫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麗人也，素面畫衣而拜。公驚答拜。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。絲蘿非獨生，願託喬木，故來奔耳。」公曰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衆矣，彼亦不甚逐也。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。」問其姓。曰：「張。」問其伯仲之次。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，眞天人也。公不自意獲之，愈喜愈懼，瞬息萬慮不安。而窺戶者無停屨。數日，亦聞追討之聲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

行次靈石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，立梳牀前。公方刷馬。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驢而來。投革囊於爐前。取枕欹臥，看張梳頭。公怒甚。未決，猶刷馬。張熟視其面，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搖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袵前問其姓。臥客答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第幾。曰：「第三。」因問妹第幾。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多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「李郎且來見三兄！」公驟拜之，遂環坐。曰：「煮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飢。」

公出市胡餅，客抽腰間匕首，切肉共食，食竟，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「觀李郎之行，貧士也，何以致斯異人？」曰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，故不言。兄之問，則不隱耳。」具言其由。曰：「然則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曰：「然吾故非君所致也。」曰：「有酒乎？」曰：「主人西，則酒肆也。」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「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」曰：「不敢。」於是開革囊，取一人頭并心肝。却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，共食之。曰：「此人天下負心者，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。」又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眞丈夫也。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識一人，愚謂之眞人也。其餘，將帥而已。」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靖之同姓。」曰：「年幾？」曰：「僅二十。」曰：「今何爲？」曰：「州將之子。」曰：「似矣。亦須見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」曰：「靖之友劉文靜者，與之狎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何爲？」曰：「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，使訪之。李郎明發，何日到太原？」靖計之日，曰：「達之明日日方曙，候我於汾陽橋。」言訖，乘驢而去，其行若飛，迴顧已失。公與張氏且驚且喜，久之，曰：「烈士不欺人，固無畏。」促鞭而行。

及期，入太原，果復相見。大喜，偕詣劉氏。詐謂文靜曰：「以善相者思見郎君，請迎之。」文靜素

奇其人，一旦聞有客善相，遽致使迎之。使迴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裼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髯默居末坐，見之心死，餘數杯，招靖曰：「眞天子也！」公以告劉，劉益喜，自負。旣出，而虬髯曰：「吾得十八九矣，然須道兄見。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，某日午時，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，下有此驢及瘦驢，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。到卽登焉。」又別而去。公與張復應之。

及期訪焉，宛見二乘。攬衣登樓。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飮，見公驚喜，召坐。圍飮十數巡，曰：「樓下櫃中有錢十萬，擇一深隱處駐一妹。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。」如期至，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。俱謁文靜。時方奕棋，揖而話心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對奕，虬髯與公傍侍焉。俄而文皇到來，精采驚人，長揖而坐。神氣淸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煒如也。道士一見慘然，下棋子曰：「此局全輸矣！於此失却局哉，救無路矣，復奚言！」罷奕而請去。旣出，謂虬髯曰：「此世界非公世界，他方可也。勉之，勿以爲念。」因共入京。虬髯曰：「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。李郎相從一妹，懸然如磬。欲令新婦祗謁，兼議從容，無前卻也。」言畢，吁嗟而去。

公策馬而歸。卽到京，遂與張氏同往。乃一小版門子，叩之，有應者，拜曰：「三郎令候李郎，一娘

子久矣。」延入重門，門愈壯。婢四十人，羅列廷前。奴二十人，引公入東廳。廳之陳設，窮極珍異，箱中粧奩冠鏡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巾櫛粧飾畢，請更衣，衣又珍異。既畢，傳云：「三郎來！」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，亦有龍虎之狀，歡然相見。催其妻出拜，蓋亦天人耳。遂延中堂，陳設盤筵之盛，雖王公家不侔也。四人對饌訖，陳女樂二十人，列奏於前，似從天降，非人間之曲。食畢，行酒。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牀，各以錦繡帕覆之。既陳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髯曰：「此盡寶貨泉貝之數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贈。何者？欲於此世界求事，當龍戰三二十載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爲？太原李氏，眞英主也。三五年內，卽當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輔淸平之主，竭心盡善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之貴，以盛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非李郎不能榮一妹。起陸之貴，際會如期，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萃，固非偶然也。持余之贈，以佐眞主，贊功業也，勉之哉！此後十年，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。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。」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「李郎，一妹，是汝主也。」言訖，與其妻從一奴，乘馬而去。數步，遂不復見。公據其宅，仍爲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，遂匡天下。

貞觀十年，公以左僕射平章事。適南蠻入奏曰：「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矣。」公心知虬髯得事也。歸告張氏，具衣拜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乃知眞人之興也，非英雄所冀，況非英雄乎？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輪耳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然哉。或曰：「衛公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傳耳。」

第十章　後蜀文學

前蜀於九二五年亡後，過了九年，（九三四）孟知祥又在那裏稱帝，是謂後蜀。後蜀自建國至滅亡（九六五）凡三十二年。這三十二年，高祖只稱帝七月，其餘都是後主孟昶在位。孟昶也如前蜀的王衍一樣，是愛好文學的一個帝王，且自能製曲，所以後蜀的文學，與前蜀也有同樣的發展。

後蜀詞人，除後主孟昶外，又有顧夐、鹿虔扆、毛熙震、毛文錫、歐陽炯、閻選諸人。其實他們也多是前蜀時的老詞人，

後主孟昶（九一九——九六五）字保元，邢州龍岡人。爲高祖第三子。初名仁贊，卽位後改名昶，時年十六歲。（九三四）在位凡三十二年，於宋太祖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爲宋所滅。後主因用匪其人，致一聞宋師深入，卽無應命爲前敵者。計宋自興師至滅蜀，不過六十六日而已。後主既降，宋太祖爲賜臨汴大第居之，並拜爲開府儀同三司，檢校太師兼中書令，秦國公。但過了七日，他竟死了。

追封爲楚王，謚曰恭孝。

後主幼卽聰悟，有才辨，能文章。所作詞雖不多，（今只傳一首玉樓春）但已可窺見其造詣的高深，與別人以輕豔取勝者多多。今舉錄如下：

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一點月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 起來瓊戶啓無聲，時見疎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只恐流年暗中換。

又據蘇軾洞仙歌序云：「僕七歲時，見眉州一老尼，姓宋，忘其名，年九十餘。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。一日大熱，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，作一詞，宋具能記之。今四十年，宋已死矣，又無知此詞者，獨記其首兩句云：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。暇日尋味，豈洞仙歌令乎？乃爲足之云。」是蘇軾卽檃括後主的詞以作歌，足見他對此詞驚賞的地方。

顧敻，不知何許人。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。會有禿鶖鳥翔摩訶池上，他作詩刺之，禍幾不測。久之，擢爲茂州刺史。後仕高祖，累官至太尉。

他的詞今傳五十五首。況周頤說：「顧太尉，五代豔詞上駟也。工緻麗密，時復清疏。」（見蕙風

詞語）實則他的詞多有透骨的深情語，如訴衷情：

永夜拋人何處去，絕來音。香閣掩眉斂，月將沈，爭忍不相尋。怨孤衾，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

此種「換我心爲你心」實是透骨的情語，論者以爲已開柳七一派，（歷代詞話引）信非虛言。又如荷葉杯：

記得那時相見，膽戰，鬢亂四肢柔，泥人無語不擡頭。羞麼羞？羞麼羞？

金鴨香濃鴛被，枕膩，小髻簇花鈿，腰如細柳臉如蓮。憐麼憐？憐麼憐？

這種「羞麼羞」「憐麼憐」的透骨寫法，在別人詞中亦是少有的。

鹿虔扆，亦不知何許人。後蜀時登進士，累官爲學士，出爲永泰軍節度使，進檢校太尉，加太保。他在前蜀時似已留居蜀中，故詞中有亡國之吟，與前之李珣同多感慨之音。

他的詞今只存六首。當時他與歐陽炯、韓琮、閻選、毛文錫等，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，時人忌之，號爲「五鬼」。是他所作的詞，當不止此數，大約多所散佚了。他的詞如臨江仙：

金鎖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無蹤，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煙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，暗傷亡國，清露泣香紅。

這種詞調，與李後主「晚涼天淨月華開，想得玉樓瑤殿影，空照秦淮」（浪淘沙）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使人想見其抗志高節，有無限感慨淋漓處。這在花間詞人中，惟他與李珣毛熙震數人而已。至於他寫閨情之作，如思越人，當時亦推為絕唱。其詞如下：

翠屏欹，銀燭背，漏殘清夜迢迢。雙帶繡巢盤錦薦，淚侵花暗香銷。 珊瑚枕膩鴉鬟亂，玉纖慵整雲散。苦是適來新夢見，離腸爭不千斷？

毛熙震，蜀人，曾為祕書監。十國春秋沒有他的傳。他的詞今存二十九首。周密在齊東野語裏說：「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餘調，中多新警，不為儇薄。」似他的詞本作不多，也許只有此數。其中如後庭花一首，確也是寫「暗傷亡國」的。

鶯啼燕語芳菲節，瑞庭花發，昔時懽宴歌聲揭，管弦清越。 自從陵谷追遊歇，畫梁塵黦，傷心一片如珪月，閑鎖宮闕。

他對於閨情之作，其情調亦殊為高雋。如南歌子：

惹恨還添恨，牽腸即斷腸。凝情不語一枝芳，獨映畫簾閑立，繡衣香。　暗想為雲女，應憐傅粉郎。晚來輕步出閨房，髻慢釵橫無力，縱猖狂。

又如清平樂：

春光欲暮，寂寞閑庭戶。粉蝶雙雙穿檻舞，簾卷晚天疎雨。　含愁獨倚閨幃，玉鑪煙斷香微。正是銷魂時節，東風滿院花飛。

均能於濃豔中並不覺得儇薄。

毛文錫字平珪，南陽人。年十四，登唐進士第。既而來成都，事前蜀高祖為翰林學士承旨。累遷禮部尚書，文思殿大學士又拜司徒。天漢時（九一七）與宦官唐文扆爭權，被貶為茂州司馬。前蜀亡後，隨後主降後唐。未幾又來成都，事後蜀高祖，與歐陽炯等俱以詞供奉內庭，為後主所賞。

他的詞今存三十一首，亦以濃豔勝，但不免涉於率露，無復如毛熙震輩的蘊藉。葉夢得且說「諸人評庸陋詞，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。」──（見石林詩話）贊成功詞云：

海棠未坼萬點深紅，香包緘結一重重，似含羞態，邀勒春風。蜂來蝶去，任遶芳叢。 昨夜微雨飄灑庭中，忽聞聲滴井邊桐。美人驚起，坐聽晨鐘；快教折取戴玉瓏璁。

像這一首詞，的確使人但覺其平庸無味，不過硬拉字句而已。此外他因爲供奉內庭，有許多詞完全因頌聖而敷衍題意的。但間亦有可誦者，如醉花間：

休相問，怕相問，相問還添恨。春水滿塘生，鸂鶒還相趁。 昨夜雨霏霏，臨明寒一陣。偏憶戍樓人，久絕邊庭信。

可惜這一種詞，在他詞裏是很少的。

歐陽炯（一作迥。八九六——九七一）益州華陽人。初事前蜀後主，爲中書舍人。前蜀亡，降後唐爲秦州從事，高祖建國，他又來蜀爲中書舍人。終門下侍郎，兼戶部尙書同平章事。後隨後主歸宋，爲右散騎常侍，遷翰林學士。後以祭南海忤宋主罷職，不久卒，年七十六。

他善文章，尤工於詞。趙崇祚編花間集，請他作敍，足見他在當時被人推崇的地方。他的詞今傳四十八首，亦多爲閨情之作。「大抵婉約輕和，不欲強作愁思。」（歷代詞話引蓉城集語）惟其不

欲強作愁思，故有許多豔語是寫得十分透骨的。他自言「愁苦之音易好，歡愉之語難工。」也許欲取其工，故愛作此種詞句。如浣溪沙：

相見休言有淚珠，酒闌重得敍歡娛，鳳屏鴛枕宿金鋪。　蘭麝細香聞喘息，綺羅纖縷見肌膚，此時還恨薄情無？

此種刻劃小兒女的情態，正如況周頤所謂「自有豔詞以來，殆莫豔於此」了，（見蕙風詞話）我們試冥想此中情景，眞有說不出的溫豔與甜美呢。又如春光好：

垂繡幔，掩雲屏，思盈盈。雙枕珊瑚無限情，翠釵橫。　幾見纖纖動處，時聞款款嬌聲。却出錦屏妝面了，理秦箏。

這種也是寫得十分透骨的。至如定風波：

暖日閑窗映碧紗，小池春水浸晴霞，數樹海棠紅欲盡，爭忍玉閨深掩過年華？　獨凭繡牀方寸亂，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。鄰舍女郎相借問：「音信？」教人羞道：「未還家。」

又如更漏子：

玉闌干，金甃井，月照梧桐影。獨自箇，立多時，露華濃溼衣。一向凝情望，待得不成模樣。雖叵耐，又尋思，爭生嗔得伊？

這些寫小女兒的閨情，似恨未恨，似癡未癡，眞是活愛煞人。又有江城子：

晚日金陵岸草平，落霞明，水無情。六代繁華，暗逐逝波聲。空有姑蘇臺上月，如西子鏡照江城。

則頗有撫今追昔，滄海桑田的感慨。

他也能詩，曾以擬白居易的諷諫詩，受後主嘉獎。他如貫休應夢羅漢畫歌，亦頗是精心結構之作，茲舉錄如下：

西嶽高僧名貫休，孤情峭拔凌淸秋。天教水墨畫羅漢，魁岸古容生筆頭。時捎大絹泥高壁，閉目焚香坐禪室。忽然夢裏見眞儀，脫下袈裟點神筆。高握節腕當空擲，窸窣毫端任狂逸。逡巡便是兩三軀，不似畫工虛費日。怪石安排嵌復枯，眞僧列坐連跏趺。形如瘦鶴精神健，頂似伏犀頭骨麤。倚松根，傍巖縫，曲錄腰身長欲動。看經弟子擬聞聲，瞌睡山童疑有夢。不知夏臘幾多年，一手搘頤偏袒肩。口開或若共人語，身定復疑初坐禪。案前臥象低垂鼻，崖畔戲猨斜展臂。芭蕉花裏刷輕紅，

苔蘚文中暈深翠。硬筇杖，矮松床，雪色眉毛一寸長。繩開梵夾兩三片，線補衲衣千萬行。林間亂葉紛紛墮，一印殘香斷煙火。皮穿木屐不曾拖。笋織蒲團鎮夜坐。休公，休公，逸藝無人加，聲譽喧喧遍海涯。五七字句一千首，大小篆書三十家。唐朝歷歷多名士，蕭子雲兼吳道子。若將書畫比休公，只恐當時浪生死。休公，休公，始自江南來入秦，於今到蜀無交親。詩名畫手皆奇絕，覷你凡人爭是人。瓦棺寺裏維摩詰，舍衞城中辟支佛。若將此畫比量看，總在人間爲第一。

閻選，不知何許人。花間集稱他爲「閻處士，」因此有人以爲他是布衣，並未入仕。惟十國春秋有云：「（鹿虔扆）與歐陽炯、韓琮、閻選、毛文錫等，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，時人忌之者，號曰五鬼。」（見鹿虔扆傳）是他也入仕，否則豈有供奉後主而不仕之理？且虔扆等均任要職，不信他獨無官。大約他初年入仕於蜀，後則隱淪而爲處士，較爲可信。

他的詞今只傳十首，描寫閨情多濃麗側豔，往往流於率直。如虞美人：

粉融紅膩蓮房綻，臉動雙波慢。小魚銜玉鬢釵橫，石榴裙染象紗輕，轉娉婷。　偸期錦浪荷深處，一夢雲兼雨，臂留檀印齒痕香。深秋不寐漏初長，儘思量。

又如謁金門：

美人浴，碧沼蓮開芬馥，雙髻綰雲顏似玉，素娥輝淡綠。　雅態芳姿閑淑，雪映鈿裝金斛。水濺青絲珠斷續，酥融香透肉。

這種率直，已近於猥褻了。什麼「一夢雲兼雨，臂留檀印齒痕，」什麼「酥融香透肉，」這在別人詞中是很少有的。他因爲是個處士，也曾寫過他的處士生活，如定風波：

江水沈沈帆影過，游魚到晚透寒波。渡口雙雙飛白鳥，煙嫋，蘆花深處隱漁歌。　扁舟短櫂歸蘭浦，人去蕭蕭，竹徑透青莎。深夜無風新雨歇，涼月，露迎珠顆入圓荷。

此外又有歐陽彬字齊美，衡州衡山人。初落魄湖南，日與歌姬酒徒爲伍。後入成都，事前蜀後主爲翰林學士。後蜀時，累官至尙書左丞。他愛好文學，工於辭賦。惟花間集不錄他詞。大約在當時較爲無聲。今全唐詩錄他生查子一首，其詞如下：

竟日晝堂歡，入夜重開宴。剪燭蠟煙香，促席花光顫。　待得月華來，滿院如鋪練。門外簇驊騮，直待更深散。

後蜀的詞人雖多，而能寫舊體詩的詩人，却寥寥無幾，歐陽炯外，花蕊夫人，徐光溥與僧可朋數人而已。玆一併敍述如下：

花蕊夫人本姓徐氏，靑城人。幼有才色，父國璋納於後主。後主很愛她，拜爲貴妃，卽別號花蕊夫人。後又升爲慧妃。她長於歌詠，平時常仿唐王建作宮詞百首，時人很爲稱許。國亡，隨後主入宋。宋太祖頗愛幸她，但不久爲太宗所射死。

他所作宮詞，多描寫宮中旖旎的風光，逸樂的生活。這點頗有人爲之非議。因爲宮中的情景是很複雜的，有的固然過着愉快的生活，但有的正過着囚獄的生活，自來宮詞中，最多是妒怨之詞，正如少婦之有閨怨，同樣有的事實。這確是她的一個大缺點。但是她所寫的旖旎逸樂，却也很有成功。如下列數首：

東內斜將紫禁通，龍池鳳苑夾城中。曉鐘聲斷嚴妝罷，院院紗窗海日紅。

離宮別院遶宮城，金版輕敲合鳳笙。夜夜月明花樹底，傍池長有按歌聲。

春風一面曉妝成，偸折花枝傍水行。却被內監遙覷見，故將紅豆打黃鶯。

殿前宮女總纖腰，初學乘騎怯又嬌；上得馬來纔欲走，幾回拋鞚抱鞍橋。

她又有一首述國亡詩，（一說非她所作）頗為激昂慷慨。其詞如下：

君王城上竪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？十四萬人齊解甲，寧無一個是男兒！

徐光溥，蜀人。初事高祖為觀察判官。後蜀建國，進翰林學士。後主時，拜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後以豔詞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相卒。他博學善詩歌。所作題黃居寀秋山圖，可與歐陽炯的貫休應夢羅漢畫歌相並稱，是一篇有結構的長歌。短詩有詠笋一首，亦頗見高雋，其詩如下：

迸出班犀數十株，更添幽景向蓬壺。出來似有凌雲勢，用作丹梯得也無？

僧可朋，丹稜人。能詩，好飲酒。但貧不能償酒債，或作詩以酬之，因自號為醉髡。少時與盧延讓，方干為詩友。後來蜀與歐陽炯相善。炯比之孟郊，賈島，力荐於後主，後主賜以錢帛。他有詩千餘篇，號玉壘集，但今已散佚，只存詩四首而已。其詩言淺旨深，殊為雋永。如耘田鼓詩：

農舍田頭鼓，王孫筵上鼓。擊鼓兮皆為鼓，一何樂兮一何苦？上有烈日，下有焦土，願我天翁，降之以雨，令桑麻熟倉箱富，不飢不寒，上下一般。

據說當時「炯（歐陽炯）與同僚納涼淨衆寺，依林亭列樽俎，衆方歡飲自若。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，耘田擊鼓，歗疲不休。可朋在坐，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：……炯遽命衆賓撤飲」（見十國春秋）亦足見他詩的感動人了。

此外蔣貽恭江淮人，曾官大井縣令，有詠蠶：「辛勤得繭不盈筐，燈下繰絲恨更長。著處不知來處苦，但貪衣上繡鴛鴦。」張立新津人，李昊嘗薦之後主而不赴，自號阜江漁翁，有詠蜀都城上芙蓉花：「去年今日到成都，城上芙蓉錦繡舒。今日重來舊遊處，此花顦顇不如初。」均稱佳妙。當時又有令狐嶠、向瓚二人，亦工吟詠。韋穀嘗輯唐人詩千首爲才調集，趙崇祚輯時人詞五百首爲花間集，兩書均盛傳於世。而尤以花間集爲後人所稱頌不置。蓋五代詞人作品之得流傳於今日者，厥賴此書的選輯，其在文學史上實有偉大的功績。

至於後蜀的散文作家惟李昊較爲著名。昊字穹佐，關中人。自言爲唐相紳之後裔。幼經喪亂，父及弟妹皆被害。爲劉知俊所救，遂妻以女。知俊歸前蜀，他也隨來。後主時，歷官中書舍人，翰林學士。前蜀亡，入後唐爲檢校兵部郎中。後蜀建國，事高祖爲禮部侍郎。後主時累官尙書左丞，同平章事。後又

封趙國公，加司空。國亡隨後主降宋，拜工部尙書。於其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贈右僕射。

他前後仕蜀凡五十年，位兼將相，歲入無算，所以頗爲奢侈，置伎妾至數百人。前後蜀降表，皆他二人所撰，故蜀人譏之爲「世修降表李家」。潛署其門。著述甚富，有文集二十卷，高祖實錄三十卷，後主實錄一百二十卷，經緯略百卷等，今皆散佚。蓋爲當時蜀中一大手筆。

此外毋昭裔河中龍門人，官至左僕射，性嗜藏書，酷好古文，精經術。嘗以九經命張德釗書之，刻石於成都學宮。後又請後主鏤版印行。又自刻文選、初學記、白氏六帖，由是文學大盛。他自著有爾雅音略三卷。當時詞人毛文錫亦著有前蜀紀事二卷，茶譜一卷。又有趙元拱唐諫諍集十卷，楊九齡蜀桂堂編事二十卷，何光遠鑑誡錄十卷，廣政雜錄三卷，皆爲士林所稱道的。

第十一章　南漢文學

南漢建國於後梁末帝貞元三年，（九一七）亡於宋太祖開寶四年，（九七一）凡四帝五十五年，在十國中，稱帝者以他爲最久。）十國稱帝者，只吳、南唐、前蜀、後蜀、南漢、北漢六國，餘均稱王。）其實五代一個時代也不過五十八年，（九〇七——九六〇）所以他的年祚不可說不久。他們所佔據的嶺南，凡四十七州，在十國中也可說是版圖最大的國家。當時中原多亂，若西蜀，若南唐，若南漢，均較爲平靜的地方。十國春秋南漢烈宗世家云：「是時天下已亂，中朝人士，以嶺外最遠，可以避地多遊焉。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，往往有子孫，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，皆客嶺表。」足見當時海內賢傑，亦有多歸於南漢者。這樣說來，南漢以地以人，其文學當可與西蜀、南唐相媲美。可是事實上南漢卻是一個文學十分衰落的國家，這實在令人感着失望的。但南漢除烈宗末稱帝尙能「好賢禮士」以外，其餘自高祖以下四主，均荒淫無道，殘暴成性。高祖竟以「每視殺人，不勝其喜。」降至

中宗，「益峻刑法以威衆。」後主則「多置酖毒臣下。」（以上均見十國春秋本紀）試想在這樣專以殺戮爲事的國度裏，卽有文學，也不過是些頌聖而已；何況諸帝又不愛文學，當然無文學之可言了。史稱「牢牲視人，嶺蛋遭劉，」（見新五代史）其情形可以想見了。

黃損字益之，連州人。少有大志，棲隱靜福山，罕與俗接。登梁龍德二年（九二二）進士第。既而來嶺南，事高祖爲尙書左僕射。高祖建南薰殿，雕沉香爲龍柱，極盡工巧。少不如意，輒誅工匠。他因上疏極諫，忤高祖意。高祖謂左右道：「我殊不喜此老狂。」遂見黜。他乃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，以詩酒自娛，竟病卒。

他與鄭谷及僧齊己，都相友善，嘗定近體詩諸格，爲湖海騷人所宗。自著有桂香集，今只存詩四首。如公子行：

春草綠綿綿，驕驂驟暖煙。微風飄樂韻，半日醉花邊。打鵲抛金盞，招人舉玉鞭。田翁與蠶婦，平地看神仙。

亦頗能寫出公子哥兒一副驕縱的神情來。

陳用拙本名拙，以字行，亦連州人。唐天祐元年（九〇四）擢進士第，授著作郎。因心惡朱全忠，南來事烈宗，掌書記。高祖稱帝，擢他爲吏部郎中，知制誥。久之卒。他少習禮樂，工詩歌，著有詩集八卷。又著有大唐正聲琴籍十卷，中載琴家論操名，及古帝王名士的善琴者。惜其書今多不傳。

倪曙字孟曦，福州侯官人。唐中和時及第，官太學博士。黃巢作亂，避歸故鄉，與徐寅、陳郯等詩酒爲樂。未幾西遊嶺南，烈宗辟置幕中。高祖即位，擢爲工部侍郎，進尙書右丞，同平章事。他著有賦一卷。

王宏，不知何許人。高祖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。嘗爲白虹紀白龍賦，文采鉅麗，辭旨暢洽，頗爲高祖所欣賞。後又撰昭陽殿賦，亦見稱於時。大約他是以善於辭賦頌聖，故高祖竟以他的賦而改元爲白龍。（按改元白龍，時在九二五年。）

王翊咸寧人。高祖時由進士拜中書舍人。他也是個善於頌聖的文人，與王宏同時進白龍頌，後又著昭陽殿賦。但他頗自矜持，嘗揚言道：「吾賦字字作金聲。」

比外何澤韶州曲江人，事烈宗爲淸海軍從事。簡文會咸寧人，舉高祖乾亨初進士第一，均稱工詩賦。至於當時的散文學家，惟王定保、鍾允章二人，較爲著名。

王定保南昌人。舉唐光化三年（九〇〇）進士第，爲唐容管巡官。因亂不得還，遂留嶺南。高祖時官寧遠軍節度使後又進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不久卒。他善文辭。高祖作南宮，極土木之盛、他獻南宮七奇賦，一時稱爲絕倫。但他著名的作品倒不是辭賦，而是散文。他所著摭言十五卷，歷敍有唐一代貢舉逸事，凡百餘篇，類似小說家言。茲錄其一篇如下：

王勃字子安，文中子之孫，早負俊聲。其父福畤官洪都。勃自汾省親，舟次馬當，阻風濤不得進，因泊廟下，登岸縱觀。忽見一叟坐石磯上，鬚眉皓白，顧盼異常，遙謂勃曰：「少年子何來？明日重九，滕王閣有高會，若往會之，作爲文詞，足垂不朽矣。」勃笑曰：「此距洪都，爲程六七百里，豈一夕所能屆耶？」叟曰：「茲乃中元水府，是吾所司。子若決行，吾當助汝。」勃方拱謝，忽失叟所在。依其言發舟，清風送帆，倏抵南昌。次旦入謁，果不爽期。

時都督閻公，有壻吳子章與筵，公令宿搆序文，欲以誇客。及宴，先授簡四座，四座咸辭。次第至勃，勃受命不讓。時勃年十四，坐於席末。閻公意不平，乃命吏候於勃傍，俟下筆卽報。勃說起云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」公笑曰：「老生常談耳。」次云：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。」公曰：「故事也。」又報

曰：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荆而引甌越。」公卽不語。俄而數吏沓至報，公卽頷頤而已。至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不覺矍然曰：「眞天才也！」頃而文成，公大悅。子章聞之，慚而退。公私宴勃。旣行，贈以五百縑。

迨迴船至馬當，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。勃趨進拜謝，仰而陳詞曰：「某昨蒙冥祐，謹已銜德矣。不識此生休咎，可得聞乎？」叟曰：「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。子神強骨弱，氣淸體羸，目精不全，腦骨虧陷；但恐秀而不實，終非遐遠耳。此自天定，子將奈何！雖然，吾少有煩於子。昔吾與長蘆神戲，欠彼博債。子今過其祠下，可焚陰錢十萬，爲吾償之。」言已，冉冉沒於水際。勃後經長蘆，偶忘前約，忽有羣鴉飛集檣上，舟不得前。勃悟焚錢，遂獲利濟。勃後竟罹夭折，一如老叟之言。

鍾允章，其先邕州人，後徙家番禺。高祖時進士及第，累遷至中書舍人。中宗時拜工部郞中，知制誥。當時誥敕碑記，多由他所作。後主嗣位，擢爲尙書左丞，參知政事。他素性侃直，不畏強禦，至是遂爲內侍監許彥眞所讒，竟至族誅。他文思敏捷，操筆立就。著作甚富，當時聲名籍甚。其所撰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，最爲文士所稱許。

第十二章　楚文學

楚以武穆王馬殷開國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，（九二七）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，（九五一）爲南唐所併。他們雖然開國，但只稱王而沒有稱帝。諸王之中，如文昭王「好學善詩，頗優禮文士」（見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）故楚的文學，尙稱興盛。

但楚的文學，不過承襲前代的舊文學而已。他們對於新興文學的詞，竟沒有一個人敢作，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陷。當時能寫舊體詩的，有徐仲雅、廖匡圖、劉昭禹、何仲舉、翁宏、廖融、王元諸人。

徐仲雅字東野，其先秦中人，徙居長沙。初爲昭順觀察判官。文昭王開天策府，以僚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，他年十八，也與其列，楚人以爲榮。及國亡屏迹荒遯，不欲仕進。周行逢慕他的名，署爲節度判官，他辭以疾，後被放於邵州。結廬山寺，以詩酒而終。

他有雋才，長於詩文。著作甚富，多至百卷。但今已散佚，詩則只存六首。其詩多寫其負氣不屈的

精神，蓋爲遯迹後之所作。如詠櫻樹：

葉似新蒲綠，身如亂錦纏，任君千度剝，意氣自衝天。

廖匡圖虔州虔化人。初授江南觀察判官。文昭王時，選爲天策府學士，與徐仲雅同在十八學士之列。居數年卒。他有集一卷，今但存詩四首，其詩頗爲清雋，如九日陪董內召登高：

祝融峰下逢嘉節，相對那能不愴神。煙裏共尋幽磵菊，樽前俱是異鄉人。遙山帶日應連越，孤雁來時想別秦。自古登高盡惆悵，茱萸休笑淚盈巾。

此外如斷句「正悲世上事無限，細看水中塵更多，」亦殊爲新警耐味。

劉昭禹字休明，桂陽人。在湘南累爲縣令。武穆王時，官容管節度推官。文昭王時亦署天策府學士。終嚴州刺史。

他少師林寬爲詩，刻苦不憚風雨。平居嘗論詩道：「五言如四十賢人，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，」又云：「索句如獲玉匣，精求必得其寶。」有集一卷，今存詩九首。但他的詩殊不高妙，蓋過事雕琢，反形見拙了。惟送休公歸衡一首，尚稱佳妙，茲錄如下：

草履初登南嶽船，銅瓶猶貯北山泉。衡陽舊寺春歸晚，門鎖寒潭幾樹蟬。

何仲舉營道人。後唐天成中登進士第。未幾歸事文昭王爲桂管觀察推官。及建天策府，因李宏皋的引薦，同與十八學士之列。後出爲全州刺史，又改衡州。遂卒。

他美姿容，俊邁絕倫。年十三，家貧輸稅不及限，時李宏皋爲縣令，怒繫他於獄中。有言他雅能文，且工敏。宏皋乃令他作詩，謂「若能詩，吾當貸汝。」他果援筆立就，宏皋大爲驚異，他今只存詩一首，卽在獄中所作者。

似玉來投獄，抛家去就枷；可憐兩片木，夾卻一枝花。

又有秋日晚望詩斷句云：「樹迎高鳥歸深野，雲傍斜陽過遠山。」宏皋推爲詩家之高逸者。

當時又有隱逸詩人翁宏、廖融、王元等，詩名均噪於一時。翁字大舉，桂州人。春殘云：「又是春殘也，如何出翠幃？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寓目魂將斷，經年夢亦非，那堪向愁夕，蕭颯暮蟬輝。」融字元素，隱居衡山，退宮妓云：「神仙風格本難儔，曾從前皇翠輦遊，紅躑躅繁金殿暖，碧芙蓉笑水宮秋。寶箏鈿剎陰塵覆，錦帳香消畫燭幽；一旦色衰歸故里，月明猶夢按梁州。」元字文元，桂林人。登祝融

峯云：「草疊到孤頂，身齊高鳥翔。勢疑擡翼軫，翠欲滴瀟湘。雲濕幽崖滑，風梳古木香。晴空聊縱目，杳杳極窮荒。」這些均清秀高逸，深雋可喜。

此外又有僧虛中，宜春人。住湘西栗成寺，與齊已，尙顏、棲蟾爲詩友。司空圖亦雅推重其詩句，有云：「十年華嶽峯頭住，只得虛中一首詩。」他有碧雲集一卷，今存詩十四首。其詩淸逸有致。如泊洞庭：

槐柳未知秋，依依館驛頭。客心俱念遠，時雨自相留。浪沒貨魚市，帆高賣酒樓。夜來思展轉，故里在南州。

楚之散文作家，殊寥寥無幾。惟石文德、李宏皐二人，較爲著名。

石文德連州人。酷好學，博覽墳史，經目不忘。嘗讀范曄後漢書，摘其瑕疊數百條辨駁之，識者謂可比之於史通。又撰大唐新纂十三卷，事頗可采，亦爲時稱許。

李宏皐不知何許人。武穆王時，由營道令累遷都統，掌書記。文昭王開天策府，他也與十八學士之列。及威服諸蠻，於溪州界立銅柱爲表，高丈二尺，命他銘之，文極爲時所稱。以爭立恭孝王事，爲恭

孝王儹殺。蓋他以恭孝王爲庶出，不應嗣位。他著有表狀一卷。

又有朱遵度者，青州人。家多藏書，周覽略遍，當時推爲博學，號「朱萬卷。」因避遼主之召，挈妻孥攜書雜商賈來奔。文昭王待之甚薄，他乃杜門卻掃，專事著作。後徙居金陵。著有鴻漸學記千卷，羣書麗藻千卷及漆經若干卷云。

第十三章　吳越文學

吳越的開國，實始於後梁太祖開平元年（九〇七）史稱夏四月，梁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錢鏐爲吳越王。吳越之名，自此而起。吳越亦如楚之稱王而不稱帝，蓋仍臣事中朝，未嘗有僭位之心。然在當時混亂的時代，名義上雖未稱帝，實際上等於稱帝是同樣的。中朝遣使進封，也不過是有名無實罷了。後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）以國弱獻地歸宋。計稱王凡七十二年，在十國中可謂最久。

吳越諸王，均稱有文采，且能以禮下士。而言文學，實無可稱興盛之處。除詩人羅隱以外，餘皆默默無聞。大約當時文人，多趨向於西蜀與南唐，南唐原與吳越爲鄰國，文人既趨向於彼，當然不會再趨向於此了。而南唐之建國與亡國，亦與吳越相先後，故文學之中心點既被南唐所侵據，無怪吳越文學是這樣的落寞了。

吳越也沒有做詞的作家。惟據陳師道后山詩話云：「吳越後王來朝，太祖爲置宴，出內妓彈琵琶，王獻詞云：『金鳳欲飛遭掣搦，情脈脈，看取玉樓雲雨隔。』太祖起拊其背曰『誓不殺錢王。』」是忠懿王錢俶似也能作詞。只可惜僅存此斷句，其餘已都散佚無聞了。至於寫舊體詩的詩人，羅隱以外，武肅王錢鏐，忠懿王錢俶亦都能詩。此外惟謝鶚、吳仁璧寥寥數人而已。

羅隱（八三三——九〇九）字昭諫，新城人。本名橫，貌寢陋，凡十上不中第，遂改今名。初寓池州梅根浦，刺史竇濇營墅居之，因自號江東生。後從事湖南，歷淮潤諸鎮，不合而歸。以詩卷謁武肅王，卷首爲夏口詩有云：「一箇禰衡容不得，思量黃祖謾英雄。」武肅王覽詩大笑，辟他掌書記。累官錢塘縣令，節度判官。歷遷諫議大夫，給事中。朱全忠召他爲諫議大夫，他不行。於天寶三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他性傲睨，喜謔語。所爲詩文，每有逸氣，而常涉刺譏。雖未及第，而詩名擅一時。據云他嘗「以詩投相國鄭畋。畋有女殊麗，喜詩詠。讀隱作，至張華謾出如舟語，不及劉侯一紙書，由是切慕之。精爽飛越，莫知所從。隱忽來謁，女從簾後窺見迂寢之狀，不復念矣。」（見唐才子傳）亦足見他的詩能感人地方。著有江南甲乙集十卷，江東後集三卷，吳越掌記集三卷，湘南應用三卷，淮南寓言七卷及讒

書五卷。茲舉其投所思如下：

顚頓長安何所爲，旅魂窮命自相疑。滿川碧嶂無歸日，一榻紅塵有淚時。雕琢只應勞郢匠，膏肓終恐誤秦醫。浮生七十今三十，從此悽惶未可知。

他的詩，又能善用俗語俚言，至今猶爲人所引用者。如自遣；

得卽高歌失卽休，多愁多恨亦悠悠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。

又如鸚鵡：

莫恨雕籠翠羽殘，江南地暖隴西寒。勸君不用分明語，語得分明出轉難。

武肅王錢鏐字具美，杭州臨安人。幼時倜儻有大度，志氣雄傑。乘唐末亂離，削平江浙而據有之。旣封爲吳越王，還里省塋，延故老大陳鄉飲，於卽席自唱還鄉歌云：

三節還鄉兮挂錦衣，碧天朗朗兮愛日暉。功臣道上兮列旌旗，父老遠來兮相追隨。家山鄉眷兮會時稀，今朝設宴兮觥散飛。斗牛無孛兮民無欺，吳越一王兮駟馬歸。

此歌頗似漢高祖的大風歌。但不若大風歌的雄壯而已。

忠懿王錢俶字文德，文穆王第九子，爲武肅王之孫。史稱他「博覽經史，手不釋卷。平生好吟咏，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。國相元德昭，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。後文信公搜尋遺墜，總集爲十卷，撰後序行於世。」（見吳越備史）然今已散佚，只存宮中作一首：

廊廡周遭翠幙遮，禁林深處絕喧譁。界開日影憐窗紙，穿破苔痕惡筍芽。西第晚宜供露茗，小池寒欲結冰花。謝公未是深沈量，猶把輸贏局上誇。

吳仁璧字廷寶，吳人。唐大順二年（八九一）登進士第。已而入浙，家貧，常佯狂行乞於市。武肅王聞其名，待之客禮，並欲辟爲幕職，他以詩固辭。又請他爲秦國太夫人墓銘，他也堅不肯屬草。武肅王大怒，沉他於江中。他竟可謂爲文學而殉身了。他有詩集一卷，今存十一首。其詩風格不高，投謝錢武肅云：

東門上相好知音，數盡臺前郭隗金。累重雖然容食椹，力微無計報焚林。弊貂不稱芙蓉幕，衰朽仍慚玳瑁簪。十里溪光一山月，可堪從此負歸心。

謝鶚南康人，舉唐進士。仕武肅王。善爲詩，有令名。進士裴説選其詩之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，惜

今已散佚。

當時能作散文的頗多，章魯封、沈崧、皮光業、林鼎均較爲著名。

章魯封桐廬人。舉進士不第。有雋才，少與羅隱齊名。武肅王既破董昌，辟他爲表奏孔目官，他拒不受。武肅王命吏笞之，乃勉就職。累官蘇州刺史。著有章子三卷。

沈崧字吉甫，閩人。登唐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進士第。歸閩經杭州，武肅王留爲鎮海軍掌書記。累遷至兵部尙書右僕射。凡書檄表奏，多出其手。文穆王立，置擇能院，選吳中文士，命他領其職。後爲丞相，年七十六卒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皮光業字文通，世爲襄陽竟陵人，父日休，唐末有盛名，徙家於蘇州。十歲能屬文，以所業謁武肅王，與沈崧，林鼎，同辟幕府。累署浙西節度推官，並賜進士及第。文穆王嗣立，拜爲丞相，凡教令儀制，多所考定。年六十七卒。著有皮氏見聞錄十三卷，妖怪錄五卷。

林鼎字渙文，本侯官人，父無隱，徙居明州。初謁武肅王，以爲觀察押牙。文穆王襲位，拜爲丞相。年五十四卒。他性讜正而強記。中年讀書必達曙。所聚圖籍，皆手鈔數過。卽殘編斷簡，亦較讎補綴，無所

厭倦。著有吳江應用集二十卷。

此外范贊時，蘇州人，爲宋范仲淹之祖。林克己錢塘人，爲宋林逋之祖，均博洽善文章。贊時所輯資談六十卷，世多藏之。又有僧延壽字沖立，本姓王，餘杭人，著宗鏡錄一百卷。僧贊寧，本姓高，德淸人。後入宋。著有高僧傳三十卷，內典集一百五十卷，外學集四十九卷。今均傳於世。

第十四章　閩文學

閩之建國，實始於後唐明宗長興四年，（九三三）即史所稱的惠宗。太祖王審知，嗣王王延翰均未稱帝。當時亦有勸太祖稱帝者，太祖曰：「我寧爲開門節度使，不作閉門天子也。」（見十國春秋閩太祖世家）後於晉齊王開運二年（九四五）爲南唐所滅，其立國不過十餘年而已。

不過我們要談閩的文學，必須上溯於太祖王審知嗣威武節度使起。（八九七）史稱太祖雖起於盜賊，而爲人儉約，好禮下士，因此賓至如歸，唐之衣冠卿士，跋涉來奔，如韓偓，如崔道融，如徐寅，如黃滔，如翁承贊，均爲著名的文學之士。故閩的文學，遂得稱盛。太祖以後，諸帝惟以跋扈篡奪爲事，無復文學之可言了。

韓偓字致堯，號玉樵山人，京兆人。唐龍紀初進士，累遷諫議大夫，翰林學士。昭宗屢欲相之，他讓而不受。後爲朱全忠所忌，貶榮經尉。昭宗被弒，挈族來依太祖，僑居南安。朱全忠篡位，召他不去。龍德

三年（九二三）卒。

他著有翰林集一卷，香奩集三卷。其詩多寫綺麗側豔之詞，有晚唐遺風。如五更。

往年曾約鬱金牀，半夜潛身入洞房。懷裏不知金鈿落，暗中唯覺繡鞵香。此時欲別魂俱斷，自後相逢眼更狂。光景旋消惆悵在，一生贏得是淒涼。

如晝寢：

碧桐陰盡隔簾櫳，扇拂金鵝玉簟烘。撲粉更添香體滑，解衣唯見下裳紅。煩襟乍觸冰壺冷，倦枕徐攲寶髻鬆。何必苦勞魂與夢，王昌只在此牆東。

均是窮極香膩的。又如秋村：

稻壠蓼紅溝水淸，荻園葉白秋日明。空坡路細見騎過，遠田人靜聞水行。柴門狠藉牛羊氣，竹塢幽深雞犬聲，絕粒看經香一炷，心知無事卽長生。

又如船頭：

兩岸綠蕪齊如翦，掩映雲山相向晚。船頭獨立望長空，日豔波光逼人眼。

這些寫景寫情，亦殊逼切動人。所以他的詩，又與當時韋莊、羅隱、稱三大家。他亦工詞，綺麗如其詩。生查子云：

侍女動妝奩，故故驚人睡。那知本未眠，背面偷垂淚。　嬾卸鳳凰釵，羞入鴛鴦被。時復見殘燈，和煙墜金穗。

此種把少女兒想思之苦，曲曲道出。他雖未被選入於花間，而實當花間諸作家。惜其詞已多散佚，今只存三首了。

崔道融，荊州人。唐時以徵辟爲永嘉令，累官右補闕。後避難來閩依太祖。與司空圖黃滔爲詩友。他卒，滔爲文以弔之，詞甚哀切。著有申唐集十卷，但今多散佚。

他作詩，最工絕句，語意妙甚。如寄人：

澹澹長江水，悠悠遠客情，落花相與恨，到地一無聲。

又如對早梅寄友人：

憶得前年君寄詩，海邊三見早梅詞。與君猶是海邊客，又見早梅花發時。

這些都是含意深長，頗饒雋味。辛文房推謂「晚唐間忽有此作，使古人復生，亦不多讓。可謂出乎其萃，拔乎其類者矣。」（見唐才子傳）其言雖屬過譽，而要之清雋動人，有足取者。

黃滔字文江，泉州莆田人。唐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進士。光化中，除四門博士。天復元年，（九〇一）受太祖辟，以監察御史裏行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。梁時強藩多僭位稱帝，太祖雖據全閩，而終身只爲節將，皆他規勸之功。

他爲文贍蔚典則，當時國中大著作，多由他屬草。詩則清淳豐潤，有貞元、長慶之風。如落花：

落花辭高樹，最是愁人處。一一旋成泥，日暮有風雨。不如沙上蓬，根斷隨長風。飄然與道俱，無情任西東。

又如寄友人：

君愛桃李花，桃李花易飄。妾憐松柏色，松柏色難凋。當年識君初，指期非一朝。今辰見君意，日暮何蕭條！入門有勢利，孰能無囂囂？

徐寅字昭夢，莆田人。登唐乾寧進士第，授祕書省正字。後歸鄉里，太祖辟掌書記。因禮待簡略，他

遂拂衣而去，隱居於延壽溪以終。關於此事，十國春秋本傳有一段記載，茲錄如下：

（寅）嘗遊大梁，以賦謁梁王全忠，誤觸其諱，梁王變色。寅狼狽出，欲遁去，恐不得脫，乃作過大梁賦以獻，略曰：「千金漢將，感精魄以神交；一眼傖夫，望英風而膽落。」梁王得賦大喜，遺縑五百疋。蓋全忠嘗夢淮陰侯指授兵法，而晉王克用，則眇一目者也。已而走歸家里，太祖辟掌書記。唐滅梁，閩使賀莊宗登極。莊宗遽問使回：「徐寅無恙乎？歸語爾主，父母之讎，不共戴天，寅指斥先帝，爾國何以容之？」使回，具以告，太祖曰：「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寅爾，今但不可用可矣。」卽日戒閽者，不得引接，寅拂衣去。

他才思敏絕，善作詩賦。著有探龍、釣磯二集。其詩多寫胸懷抑鬱不平之語，如旅次寓題：

胡爲名利役，來往老關河？白髮隨梳少，青山入夢多。途窮憐抱疾，世亂恥登科。卻起漁舟念，春風釣綠波。

又如古往今來：

古往今來恨莫窮，不如沈醉臥春風。雀兒無角長穿屋，鸚鵡能言卻入籠。柳惠定嫌居下位，朱

雲直上指三公。閑思郭令長安宅，草沒匡牆舊事空。

這些都是寫自己失志而聊以自慰之語。他的賦著名者如止戈爲武賦、人生幾何賦、斬蛇劍賦、過驪山賦，均極爲時人所傳誦，且有以金書列爲屏障者，其珍重可知。

翁承贊字文堯，福唐人。唐乾寧三年（八九六）進士，又擢宏詞科，任京兆府參軍。累官右拾遺，戶部員外郎。後仕梁爲諫議大夫，復爲閩王册禮副使。因歸依太祖，太祖待之甚厚，遂以爲相。他勸太祖建四門學，以教閩士之秀者。自號狎鷗翁。

他體貌甚偉，亦工於詩，時人稱其高妙。如晨興：

晨起竹軒外，逍遙淸興多。早涼生戶牖，孤月照關河。旅食甘藜藿，歸心憶薜蘿。一尊如有地，放意且狂歌。

此外能寫詩者尙多。王延彬爲太祖弟審邽之子，官節度使。哭徐寅云：「延壽溪頭歎逝波，古今人事半銷磨。昔除正字今何在？所謂人生能幾何？」顏仁郁字文傑，泉州人，爲歸德場長。農家云：「夜半呼兒趁曉耕，羸牛無力漸艱行。時人不識農家苦，將謂田中穀自生。」劉乙字子眞，亦泉州人，隱安

溪鳳髻山。鄭良士字君夢，仙遊人。均稱能詩云。

閩之散文作家殊寥落無可稱者。有之，惟陳嶠、劉山甫兩人尙可述者。此外黃滔、徐寅原亦能文，惟均不如其詩的著稱。

陳嶠字延封，莆田人。幼居北平山讀書，登光啓三年（八八七）進士第，授京兆府參軍。太祖兄弟入閩，辟爲大從事。終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。年七十五卒。他弱冠卽能文，所著有表記奏牘，凡三百篇。

劉山甫，彭城人。仕太祖爲威武軍節度判官，後遷殿中侍御史。他故中朝舊族，富有才藻。著金谿閒談十二卷。嘗撰徐寅墓誌銘，情文兼至，爲世所稱。

第十五章　荊南文學

荊南，新五代史作南平，因武信王高季興曾受後唐封爲南平王的原故。但宋史十國春秋均作荊南，故我們也稱荊南。

荊南在十國中是一個最小的國度，只有州府三。所以他們也是臣事中朝，惟受中朝的封爵而已。計自後梁太祖開平元年（九〇七）武信王據有荊州起，至宋太祖乾德元年（九六三）高繼沖降宋止，凡五十七年。其間稱王之年，不過四十八年。（自九一三年梁封渤海王起，至九六〇年貞懿王薨。）史稱武信王雖一武人，頗折節好賓客，遊士緇流至者，無不傾懷結納。故當時著名詞人孫光憲，詩僧貫休，齊已，均在荊南。貫休後以忤成汭故，遽放黔中。故今只述孫光憲與齊已二人。此外如梁震、王貞範之輩，也附論之。

孫光憲（？——九六八）字孟文，貴平人，家世業農，至他獨讀書好學。唐時爲陵州判官。天成

初，避地江陵，時武信王方招致四方之士，因梁震的推薦，入掌書記。累官荊南節度副使，檢校祕書，御史大夫。及宋滅湖南，假道於荊，他乃立勸高繼沖獻三州之地歸宋。宋太祖嘉其功，授黃州刺史。乾德末卒。

他博物稽古，性嗜經籍。聚書凡數千卷，或自鈔寫，孜孜校讎，老而不廢。著作頗富。惟最著者乃他所作的詞。當時花間集輯他的詞最多，至六十篇。十國詞人，除西蜀與南唐外，其他只有荊南光憲一人而已。而他的作品，意境也都十分高妙的，不愧爲第一流的作家。如思帝鄉：

如何？遣情情更多。永日水堂簾下斂羞蛾，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，看盡滿地疎雨打團荷。

又如謁金門：

留不得，留得也應無益。白紵春衫如雪色，揚州初去日。　輕別離，甘拋擲，江上滿帆風疾。卻羨綵鴛三十六，孤鸞還一隻。

這種寫少婦的離愁，眞是刻畫殆盡。他也寫隱士生涯，清逸瀟洒，別有情致。如漁歌子：

泛流螢，明又滅，夜涼水冷東灣闊。風浩浩，笛寥寥，萬頃金波澄澈。　杜若洲，香郁烈，一聲宿雁

霜時節。經霅水，過松江，盡屬儂家日月。

此外他又著有荊臺、橘齋等集。又有北夢瑣言，多採詞家逸事，今傳於世。

僧齊已益陽人。本佃戶胡氏子，名得生。七歲，在大溈山寺落髮爲浮圖。久之，居湖南道林寺。後欲遊蜀，武信王聞他名，遮留不令去，署爲龍興寺僧正。終於江陵，自號衡嶽沙門。

他在當時，與僧貫休爲兩大詩僧。初以詩師鄭谷。後在湖南，徐仲雅、廖匡圖、劉昭禹輩，皆心折之。時人有戲呼之爲「詩囊。」有詩八百首，孫光憲爲作序文，名白蓮集。

他居恆鬱鬱，故寫詩亦多鬱鬱之詞。此外則不脫佛家本色，另有其淸逸之致。如驚秋：

曉窗驚覺向秋風，萬里心凝淡蕩中。池影碎翻紅菡萏，井聲乾落綠梧桐。破除閑事渾歸道，銷耗勞生旋成空。妖殺九原狐兎意，豈知丘隴是英雄。

此種「豈知丘隴是英雄，」大有自歎不如之意。又如日日曲：

日日日東上，日日日西沒。任是神仙容，也須成朽骨。浮生滅復生，芳草死還出。不知千古萬古人，葬向青山爲底物！

此蓋寫禪家所謂「空」的一字，萬事皆空，何必留葬於青山呢。

梁震邛州依政人。唐末進士，流寓京師。梁初歸蜀，路過江陵，武信王喜他才識，留而不遣。欲奏爲判官，他以恥爲強藩屬吏，但求爲賓客，王因稱之爲先輩。文獻王繼立，固請退居，王爲築室於土洲上。自是他披鶴氅，逍遙若仙，自稱荆臺隱士。著有文集一卷。

王貞範江陵人。事文獻王爲推官，累官至少監。他素精於春秋，有駁正杜預左傳註數百條。他又爲女弟曲譜製序，一時咸詫以爲異。

第十六章　北漢文學

後漢既爲郭威所簒，（九五一）高祖弟旻，因據太原以北諸州，自立稱帝，是爲北漢。故北漢在十國之中，建國最晚。凡傳四主，至英武帝廣運十二年（九七九）亦爲宋太宗所滅。在十國中，亦以他亡國爲最後。

北漢北有強遼，南有周、宋，區區一隅，不速亡已屬幸事，欲求其興，自屬難乎其難。且年祚又促，不過二十九年，故言文學，幾等於無。而諸帝亦忙於納貢遣兵之事，當然對於文學是無暇來顧及了。無已，姑將當時稱能文者，略述如下：

趙宏，薊州漁陽人。後唐清泰中舉進士，世祖稱帝，雅愛其才，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。睿宗天會四年，（九六〇）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後出知嵐州，爲宋太祖所圍，他乃出降，授檢校太傅，安國軍節度使。年六十七卒。

他雅善音律，能吹笛。又善爲詩，人多諷誦。著有觀光集若干卷，惜今已不傳。

李惲字孟深，汴州陽武人。後漢乾祐初進士，客遊嵐州。世祖稱帝，署爲州從事，後擢知制誥，翰林學士。歷仕睿宗父子，累官至尚書左僕射，兼中書侍郎，平章事，上柱國，隴西郡開國公。他可說是北漢最得榮任的大臣，可是後來也降於宋，降爲殿中監，後又出知廣州。年七十三卒。

他性躁達，善談名理。又工文詞，以駢麗見稱於當時。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，詔他撰碑銘，文長千餘言，一時無不歎絕。

又有楊夢申者，不知何許人，睿宗時累官右諫議大夫，亦長於碑銘。曾奉敕撰定王維顥神道碑文，文不加點，朝士多稱賞之。王保衡，亦不知何許人。仕英武帝爲中書舍人，直翰林院。博學有文名，著有晉陽見聞要錄行世。王景純，太原人。與譚用之爲文友，以文章相砥礪，不求仕進。時時購鈔四方之書，晚年集書至數千卷。國亡入宋，終於汴京。

第十七章　民間詞曲

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幾章裏，都是關於文人學士的文學，而卻沒有說到民間的文學。我們早已知道詞起於民間，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的，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所採用，而變成典雅的文學。所以在當時，除典雅的文學外，必儘有淺俗的民間文學，這在詞一方面，是無可諱言的。自從燉煌石室所發現漢文卷子裏，有雲謠集雜曲子一種，我們更可證明在當時確有這一種素樸的文學了。這集裏有雜曲子三十餘首，惜有十二首是闕了的。牠們都沒有作者的姓名，牠們的詞也是無題，如鳳歸雲、如天仙子、如破陣子、如長想思，都是調即是題，所以我們可以深信，這些曲子，是五代的民間文學無疑，最早不過在唐季而已。

這三十餘首的雜曲子，所寫也不外乎閨情與離思。有的也寫得十分典雅，這也許已經文人潤飾了的。但大多數總不失卻牠們淺俗一種士樸之氣的。如破陣子：

年少征夫軍帖，書名年復年。爲覓封侯酬壯志，攜劍彎弓沙磧邊，抛人如斷絃。　迢遞可知閨閤，吞聲忍淚孤眠。春去春來庭樹老，早晚王師歸卻還，免教心怨天。

又如雀踏枝：

叵耐靈鵲多滿語，送喜何曾有憑據！幾度飛來活捉取，鎖上金籠休共語。　比擬好心來送喜，誰知鎖我在金籠裏！欲他征夫早歸來，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。

這些都寫少婦遠思征夫，其語淺，其情眞。蓋當時國內混亂，征夫久久不歸，無怪閨中少婦，怨天恨地，把自己比擬像鎖在金籠裏一般，此種風趣，眞非文人學士所能模擬得到的。